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云雾弥漫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河族

族长



豹星

副族长



石毛

巫医



泥毛

武士











波掌　莎草涓

雾脚　芦苇尾

甲虫鼻　天心

响肚　黑掌

学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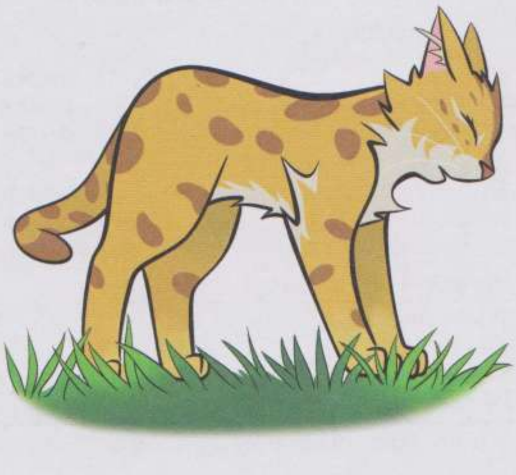
曙爪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云雾弥漫

[英] 艾琳·亨特 / 著
狼羽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武士．云雾弥漫 ：美绘本 /（英）艾琳•亨特著 ；狼羽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11．
ISBN 978-7-5148-9174-4

Ⅰ．I561.84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0GE606 号

YUNWU MIMAN
（猫武士）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执行出版人： 马兴民

策　　划： 何强伟	**装帧设计：** 舒穆禄
责任编辑： 郭亚丽	**责任校对：** 夏明媛
助理编辑： 丁海曦	**责任印务：** 厉　静
插　　图： 刘　野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编 辑 部： 010-57526305	**总 编 室：** 010-57526070
发 行 部： 010-57526608	**官方网址：** www.ccppg.cn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5
版次： 202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2 千字	
ISBN 978-7-5148-9174-4	**定价：** 15.00 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　　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目 录

第一章　出乎意料 / 1
第二章　伸出援手 / 14
第三章　虎星的笼络 / 27
第四章　最后的嘱托 / 36
第五章　成为新族长 / 43
第六章　背叛之痛 / 58
第七章　搅局者 / 65

所有族群必须自保，也必须相互捍卫。

当洪水或烈火逼到面前时，我们只有彼此。

The Clans must defend themselves, but they must defend each other too.

When we're faced with flood or fire, all we have is each other.

——钩星



第一章　出乎意料

洪水已过去数日，一切都在慢慢恢复。豹毛检查了营地。空地里没有水洼，芦苇墙也得到了修补。她坐下身，尾巴卷过来盖住脚掌，这么多天来头一次感到心满意足。巢穴都是新编好的，窝铺也都崭新、洁净又干燥，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着族群度过回到岛上的第一个夜晚。

小鲈鱼和小矛在外头玩苔藓球。不远处，小樱草和小芦苇在摔跤。就好像是从没有发生过洪水一样。只有小曙还留在育婴室里，透过出入口张望。她两眼圆溜溜的，毛发蓬松着。小母猫回头悄悄看了一眼，仿佛在揣度藓毛会不会允许她加入其他幼崽的游戏。

豹毛思量着，不知是否该去与玳瑁纹猫后聊一聊，提醒她小曙需要有玩耍的时间。武士技能就是在育婴室里打下基础的。每个族群都知道，幼崽们的游戏并不只是游戏——那是每一只猫在通往武士命名仪式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幼崽玩捉迷藏或模拟战斗时，其实就是在锻炼身为武士每一天都会运用到的技能。在幼崽开始学徒训练前，让他们在没有威胁的环境中磨炼这些技能是至关重要的。

小曙怯生生地往外探了一步，她的母亲没有叫她回去，于是她又迈出了一步。

“来！”小樱草看到了，便把苔藓球向她拍去。

小曙眼睛一亮，跳到苔藓球上，小尾巴激动地竖了起来。

豹毛咕噜出声。等她们获得自己的武士名号时，我可能已经是族长了。她一边想，一边看着幼崽追球玩，相互推搡（sǎng），脚步跌撞。她想到幼崽们未来会面对的威胁，忽然心痛难当。转念一想，河流中的鱼群在渐渐回归，两脚兽的垃圾已经被洪水清理掉了，新叶季终于也快来了。

我会保护他们。豹毛对自己说，即使前路难测，我也会保护他们。

芦苇通道颤动起来，她扭过头。是哪一支早班巡逻队回来了？风族的气息

触动她的鼻端。她一怔。风族在这里干什么？

莎草涓走进营地，豹毛看见她身后的两只猫，霎时贴下双耳。高星和牡鹿跃跟着莎草涓走了进来，两侧是甲虫鼻和芦苇尾。

幼崽停止玩闹，将目光投向风族猫。

“他们是谁？”小鲈鱼悄声问。



小矛往前迈了几步。“你们是雷族的吗？”他大胆地问。

高星将口鼻转向暗灰色幼崽，严厉地看着他说：“我是高星。”

“他是风族族长！”小鲈鱼叫道。

“族长！”小樱草眨眨眼，显然大感惊奇，“他为什么来这里？”

豹毛迈步上前，眯起眼。“你们到这儿有何贵干？”她问高星。

“你不知道吗？”高星迎上她的目光。他的声音愤愤不平，仿佛是带了什么委屈来的。

“去叫钩星来。”豹毛告诉莎草涓。

淡色虎斑猫点头回应，快步走向钩星的巢穴。

“遇到他时，这位族长在边界上等着我们。”芦苇尾解释说。

“与河族不一样，”高星说道，“我会先请求允许，再跨越边界。”

豹毛不安地挪动脚掌。这下挑明了，风族族长就是怀恨而来的。

“小曙！”藓毛出现在育婴室出入口，焦急地抽动鼻头。她看到高星，顿时睁大眼睛冲出来。“我告诉过你不要离开育婴室。”她一边责备，一边把小曙赶回里面。

“但我好无聊。”小曙抱怨着消失在巢穴里。

钩星穿过空地，后面跟着莎草涓。“高星。”钩星停在风族族长面前，客气地点点头，眼中闪烁着警惕，“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高星眯起眼睛。“我们的边界内有河族气味。”他告诉钩星。

牡鹿跃谴责地瞪了豹毛一眼。豹毛霎时火上心头，但还是强迫自己放平毛发。

钩星转过头。“豹毛，你有派巡逻队越过边界吗？”他语调不以为意，仿佛笃（dǔ）信豹毛没有这样做过。

“当然没有。”豹毛告诉钩星。她干吗要这么做？

钩星称心如意地转头回去看着高星。“我也没有过。”他大声说着，眼神理直气壮。

高星竖起颈毛：“你指控我撒谎？”

“那倒没有。”钩星说道，“但就算有河族武士穿越边界，也不是受我或豹

毛的命令。”

“可是我们的猎物的确被偷走了。”高星的声音沉下去，“我们在气味界线附近发现了血迹，还有河族武士的气息。”

豹毛脑子转得飞快。她不认为高星在撒谎，也就是说，某只河族猫在从风族的土地上获取猎物。她倒不会怪他们。但她不喜欢族猫们对狩猎地点自作主张，更别提因此导致风族武士跑到河族营地来兴师问罪了。

高星这下径直向她看来。“曾经有段时间，河族完全把我们的领地当自己家，”他意有所指，“也许现在你们还是这样。”

豹毛同高星目光相接。争辩只会让河族显得更加懦弱。“河族知道荒原属于风族，”她高声说，“但经历过去这个月的艰辛后，我不会指责我的武士为了搜寻猎物跨越边界。对我来说，让幼崽挨饿是比越界更不可饶恕的罪行。”

牡鹿跃低声咆哮：“或者是你们心有不甘，还想让他们尝一尝荒原上的猎物。”

豹毛怒瞪着他。牡鹿跃打定主意要挑拨战斗不可？自己已经承认了大概就是河族的错。他还想怎样？“此事不会再次出现。”她生硬地说道。

高星咕哝道：“我担心，你们在我们暂离期间建立了某种在风族领地上狩猎的特权。”

钩星蓬开毛发。“自然不是。”他说道，“显然是有一些误解。但我们知道现在荒原属于风族，未来也会尊重你们的边界。”

“只可惜你们过去不知道尊重我们的边界。”牡鹿跃嘀咕。

豹毛咽下怒火：“现在河流回归正常了，洪水也已经消退，我们没必要再在你们的土地上狩猎。”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事！”高星的目光霎时转向她，“哪个族群都不该在我们的土地上狩猎，不管他们有没有必要。”

钩星扬起口鼻：“很抱歉我的武士越界了。这件事不会再发生。”

“那入侵者会受到惩罚吗？”高星低吼，“他们打破了武士守则。”

“如果我查出谁跨越了边界，我会和他们谈谈——”

“谈谈？”高星打断了河族族长，“他们应该被罚承担一个月的巢穴清理工作。”



“我会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处置。”钩星眯起眼睛。“你确定你们此行前来就是因为越界吗？”他问，“这点儿事肯定可以等到下一次森林大会上再说吧？”

“不然我还能是为什么来？”高星厉声说。

“或许你们是因为在上一次森林大会上我们维护了雷族，心里窝火。你和夜星似乎准备把他们的皮毛撕下来。”

“和那件事没关系。”高星颈毛竖立，豹毛好奇钩星这话是不是戳中了他的痛处。风族族长完全有权利对雷族产生怨恨。雷族分明声称是他的盟友，却又庇护了将风族赶出家园的恶猫。当风族意识到雷族并非他们以为的朋友时，一定十分震惊。而钩星又是森林大会上唯一维护蓝星所为的族长。高星的怨恨可能会扩大范围，把河族也算进去。

高星愤愤地弹动尾巴：“既然你不打算惩罚在我们土地上狩猎的武士，那你至少也该补上被他们偷走的猎物。”

“这是秃叶季，”钩星低吼起来，“我们上哪儿找额外的——”

“钩星。”营地出入口传来轻声呼唤，雾脚跌跌撞撞地闯进来，过度震惊让她显得两眼呆滞。

钩星转身面向她，瞪大眼睛。“雾脚……是……你吗？”

豹毛肚里抽紧了。钩星为什么满面恐惧？发生什么事了？

高星和牡鹿跃转身望向河族猫后。莎草涓快步赶上去迎接她。

“银溪。”听起来好像光是这个名号，雾脚要说出口都很吃力。

豹毛浑身发凉。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银溪死了。”雾脚说。

豹毛僵在原地。死了？怎么死的？怎么死了？思绪如闪电般从脑海中掠过。银溪哪能死呢。她还怀着幼崽呢！她看向钩星。

钩星正死盯着雾脚，完全没看豹毛。“银溪？”他身形摇晃起来，“死了？”

豹毛必须振作起来。把哀悼留给族猫们，而自己要做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此时去救银溪已经太晚了。但她可以让族群度过这样的不幸。“是怎么一回事？”她问雾脚。

雾脚正迷茫地看着高星，似乎不知道当着外来者的面该说什么。

高星低头致意，显然，他是只很正派的猫，知道此时自己不该在场。“我们换个时间再来讨论越界一事。”他说道，“我对你们的损失深表遗憾。”

钩星木然地看着风族族长转过身，率领牡鹿跃离开营地。“你们会拿到自己的猎物的。”他含糊不清地说，似乎没意识到风族猫已经走了。

豹毛奋力压抑恐慌。银溪怎么就死了？是我催她做出选择，给了她太多压力吗？她是不是做了什么鲁莽的事？豹毛心脏怦怦乱跳。“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豹毛望着雾脚，要求道。

雾脚焦急地瞥了一眼钩星，目光中带着歉意。

“告诉我们。”豹毛命令道。无论猫后要说的是什么，钩星总会知道的。

雾脚眼里泪光闪烁，悲痛洋溢：“她生下了幼崽。”

钩星眯着眼睛看她。

雾脚继续说：“他们去叫来了炭爪，但银溪失血过多，”她咽了口唾沫，“他们没法——”

“他们？”钩星紧盯她，“他们是谁？”



“火心和灰条。”雾脚告诉钩星。

“关他们什么事？”豹毛质问的同时，河族族长脚步踉跄地朝雾脚走去，眼中燃起灼灼怒火。

“灰条是幼崽的父亲。”雾脚说。

豹毛的目光移到族长身上。这下真相大白，每只猫都知道了。他会做出什么反应？

但钩星似乎并没有像她预料中一样大发雷霆。或许是悲痛冲淡了愤怒。他只显得失魂落魄。“他们现在在哪里？”他声音沉闷。

“灰条把他们带去雷族了。”雾脚告诉他，“有名雷族猫后在给他们哺乳。”

“那银溪呢？”听起来，钩星说出这几个字都很勉强。

“灰条将她埋葬了，”雾脚说，“埋在了太阳石。”

豹毛的震惊转为狂怒。“他把她埋了？”他好大的胆子！“他有什么权利？银溪不是他的至亲，甚至不属于他的族群！他们甚至都没有为她守夜！”这下豹毛浑身皮毛倒竖，怒火燎原般席卷周身。“她是我们的族猫，不是他的！”他们怎么敢剥夺河族为银溪哀悼的机会？豹毛怒视着雾脚。“他应该把银溪和她的孩子送回家，送回他们本就属于的地方！”

“家？”芦苇尾的皮毛微微耸起，“雷族的幼崽不属于这里。”

莎草涓对他眨眨眼：“但他们只有一半雷族血统。”

“一半已经多得过头了。”芦苇尾低吼，“既然雷族想要这些幼崽，我们就给他们好了。”他与豹毛目光相遇。“会这么说的河族猫肯定不止我一个。”

“谁敢这么说——”钩星撑起身，对淡灰色公猫低吼，“先来看看我答不答应。”

芦苇尾垂下目光，但依旧竖着脊背的毛发。

钩星看着雾脚。“带我去银溪下葬的地方，”他说道，“我们在那里给她举行静坐守夜仪式。”

雾脚点头，走出了营地。

豹毛看着族长跟上雾脚。“我会等巡逻队回来后把族群也带过去。”她告诉钩星。而她内心害怕将脚掌踏上太阳石，因为那里充斥了太多回忆。数只她爱过的猫在太阳石死于混战。而这下，银溪又丢了性命，被埋在那里。

我本该将他们保护得更好，一个声音在她内心不断回响。

愧疚在豹毛的皮毛下蠕动。她努力了，却失败了。甚至有可能，她强迫银溪做出选择，却将银色虎斑猫更快地推向了死亡。银溪选择了灰条吗？那就是银溪分娩时身处太阳石，而没在自己的族群中间的原因吗？如果豹毛当初承诺无论如何都会支持银溪，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豹毛眯上眼睛。河流在芦苇丛后潺潺作响。有只莺鸟在苇丛中啼唱。也许泥毛对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也许她并不适合当副族长。她心脏生疼。我不会放弃的。豹毛睁开眼。小鲈鱼又在追逐苔藓球了，小矛和小樱草追在后面。银溪的孩子会在这里长大，有至亲做伴。他们会学到成为河族猫所需的一切。

豹毛弹出爪锋，她暗暗下定决心：从此刻起，我将拨乱反正，我会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维护我的族猫的安全。是的，所有族猫。她首先就要把银溪的孩子从雷族带回来。

太阳向地平线垂落，寒意随之而来，浸透豹毛的皮毛。

水獭斑和刺牙在编织芦苇，为武士巢穴的建设做最后收尾。藓毛坐在育婴室外拆分一条鳟鱼，好把最软嫩的肉喂给幼崽们，而雾脚则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空地周围，其他族猫开始进食，但都流露出紧张的情绪。每只猫都关注着沉落的太阳，豹毛也坐不住了。

雾脚站起身。“我很快就回来，还会带来几位新朋友。”她告诉幼崽，然后穿过空地，停在豹毛身旁。“你准备好了吗？”

豹毛点头：“嗯。”

过去的几天很是煎熬。在太阳石守了漫长的一夜让豹毛心痛难忍，她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念头：自己原本是有可能避免银溪的死亡的。泥毛告诉她，既然是分娩不顺利，那谁都帮不上什么忙。但或许，如果银溪不是在偏僻的太阳石让一名雷族学徒充当她的巫医，而是在河族营地分娩，她说不定还能活着。

尽管钩星有言在先，但河族内部仍旧为是否该要求雷族归还银溪的孩子发生了漫长的争论。芦苇尾呼吁把幼崽留在雷族，而他不过是代表许多猫说出了心声。一想起这个，恼怒依然在豹毛腹中翻搅。对豹毛来说，答案只有一个，银溪的幼崽属于河族。无论多少雷族血统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她这些族猫怎



么会有把河族武士交给雷族养大的想法？

感谢星族，还好藓毛愿意接受他们。她甚至乞求允许自己给他们哺乳。在她痛失小知更和小木之后，谁又能回绝这位肝肠寸断的母亲呢？藓毛开口后，就连芦苇尾也不再提出异议了。

但要说服蓝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豹毛第一次带队去雷族营地要求领回幼崽时，就让蓝星给打发走了。于是豹毛第二次造访雷族营地时特意带上了黑掌，希望黑色公猫对雷族一贯强硬的态度能给蓝星施加额外压力。结果没想到，他们正好碰上雷族遭遇泼皮猫进攻。她带着黑掌、雾脚和石毛与白风率领的巡逻队前后脚冲进营地增援。就从通道钻进营地时看到的场景判断，豹毛敢说要不是他们，营地里的雷族猫准是输定了的。

出于礼貌，在击退入侵者后，豹毛带队伍直接回家了——就像传来银溪死讯那天匆忙离开河族营地的高星一样。豹毛想，这不是向血迹斑斑的雷族猫索要幼崽的好时机。

今天早些时候，她第三次造访雷族营地，直接表明他们是去接走幼崽的。蓝星原本还想抵赖拖延，甚至威胁要为两只幼崽开战。但让豹毛没想到的是，灰条竟然主动提出要放弃他的孩子。豹毛一边对公猫怀有些许的怜悯，毕竟他失去了伴侣，又要失去孩子；而另一边，她则因为完全相同的原因忍不住对他生出强烈的怨恨和鄙夷。她看着灰条的面孔，揣度他流露出的痛苦与悲伤到底有几分真心。他不会真的只是利用银溪，也对他们的孩子毫无感情吧？这个疑问让豹毛忍不住恼恨地攥紧爪钩。但灰条肝肠寸断的表情看起来颇有说服力，银溪肯定也不愿她这样猜忌，于是豹毛将念头强行推开。反正灰条的孩子会在河族被养育成武士，而我决不会允许他再挑唆幼崽背弃河族。

灰条承诺会在日落时分将孩子送到垫脚石。尽管进展顺利得出乎豹毛意料，她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但无论如何，既然幼崽的父亲表了态，蓝星也只得不情不愿地认同了：幼崽应该在母亲的族群中长大。

灰条答应的日落时分靠近了。此时火红的太阳正渐渐沉入芦苇荡中。灰条会信守承诺吗？他毕竟是只雷族猫。

豹毛跟着雾脚从空地边缘走过，钩星已经等在了营地入口处。

“你觉得雷族会不会已经给他们起过名了？”他们走出营地，钩星问道。他

听起来和等待测评的学徒一样焦灼。

“谁在乎?!”豹毛说道，“不管他们在雷族营地里叫什么，我们会给他们起好听的河族名字。”

雾脚瞥了她一眼：“我们给幼崽起的名字应该适合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族群。”

“我们需要让雷族明白，这是我们的幼崽。”豹毛朝垫脚石走去。

他们来到垫脚石前面，此时月亮已经开始升起，河流仿佛一条倒映着苍白天空的银带。暮色之中，豹毛看见灰条等在河流的另一侧。欣慰之情从皮毛上卷过。他信守了承诺。豹毛第一次对雷族公猫产生了一丝同情。看着另一个族群带走他的孩子必定是种煎熬。但当与河族武士结为伴侣时，他就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豹毛停步点头，示意雾脚上前。“你去接他们。”她说道，“我们在这里等着。”猫后比她了解灰条，豹毛不希望在最后一刻触到公猫的神经，以免他突然改变主意。

雾脚向前走去，钩星的身体重心在脚掌间变换。豹毛看了看他。这是他第一次与银溪的幼崽见面。他是否生怕自己会留下不好的印象？豹毛忽然对他涌起一股柔情。哪怕是等待开战，族长也从未有过这样紧张的状态。

片刻后，雾脚跳步跨越垫脚石往回走，口中垂下一只幼崽。灰条带着另一只跟了过来。雾脚来到钩星面前，停下脚步，将一只暗灰色小公猫放在他掌间。幼崽皮毛又密又长，与河族族长多么相似，但他的双眼是琥珀色的。钩星俯身舔舐幼崽脑袋的同时，灰条逗留在一段距离外，另一只幼崽垂在他颌下不住扭动。

豹毛皮毛间闪烁着不耐烦，她一弹尾巴示意他上前。但灰条没有动，豹毛不安地瞅了一眼雾脚。雷族公猫改主意了吗？

“他想和钩星谈一谈。”雾脚低声说道。

“他有什么可以当着我们俩的面讲。”豹毛对这只雷族公猫的信任不比一只家鼠多。她怒视灰条，回忆起他给河族带来的种种不幸。

钩星对他眨眨眼。“我们会好好照顾他们，”钩星承诺，“他们会很安全，会沐浴在爱中，成长为强大的武士。”

灰条迈步走近，眼中闪烁着焦灼。

豹毛神经紧绷。“你可以放下孩子离开了。”她尖厉地说道。

灰条俯身向前，将第二只幼崽放在同窝手足旁。这是一只小母猫，与她的母亲一样美丽，长了一对蓝色的眼睛，尾巴日后必定会十分蓬松。钩星咕噜着用口鼻摩挲（mó suō）她。

但豹毛依然怀揣着戒备，紧盯灰条的举动。“道别吧。”她努力不让自己听起来太刻薄，但她实在不愿公猫再逗留了。耗费的时间越长，公猫改变主意的可能性就越大。

灰条颔首，然后用诚挚的目光看向钩星。

豹毛看见河族族长身体绷紧。灰条显然有非同小可的事要说。

“我想和他们一起来。”灰条轻声说。

钩星露出疑惑的神色：“到营地吗？”

豹毛插嘴：“还是就在这里和他们告别吧。”她大声说，“你在河族不怎么受欢迎。”

“我知道。”灰条的眼睛一眨不眨，“我不在乎。我只想陪着我的孩子。我想加入河族。”

豹毛注视着灰条。他在妄想些什么？门儿都没有！豹毛将话强咽下肚里。



应该由钩星来告诉雷族公猫，河族不会允许敌对武士加入。豹毛期待地眨眼看向钩星，却大惊失色地发现，族长正若有所思地凝视灰条。

他不会真在考虑要不要同意吧？“钩星，我们该走了。”豹毛说道，“族群在等着见银溪的孩子呢。”他们等着可不是为了见一只雷族公猫的。

钩星挥舞尾巴，示意她安静。他的两眼依旧锁在灰条身上。

雾脚在旁观望，抽动的耳朵透露出焦急。

“你愿意发誓，对河族怀有彻底的、毫不动摇的忠诚吗？”钩星问灰条。

豹毛竖起了颈毛：“你在说什么？你要允许他加入吗？”

钩星没有理她，依然问道：“你会为河族狩猎吗？你会保卫河族吗？你会为河族而战吗？”

灰条迎着河族族长的目光：“是的。”

“哪怕对付的是雷族？”

灰条咽口唾沫。“如果那样就能让我陪在孩子身边，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轻声说，“我发誓。我全心全意地爱过银溪并且会永远爱她。我的孩子属于河族，那我便也属于河族。”

豹毛将狂怒咽回腹中。真是疯了！她必须给钩星讲清利害不可。“他是名雷族武士，”她告诉族长，“他杀了白掌——”

“我没有杀他！”灰条突然插话道，“那是场意外。”

他还在找借口！豹毛怒视钩星：“你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相信灰条？只要能钻进我们的营地，他什么誓言都讲得出。”

钩星翠绿的双眼转向豹毛。小母猫正对钩星的脚掌嗅来嗅去，小公猫则在钩星肚子底下徘徊。“我相信他。”钩星轻声说，“有的父亲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不需要保护！他们会和我们在一起！”豹毛厉声说。

“他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钩星轻声说，“他们是银溪的孩子。既然灰条都愿意为他们放弃自己的生身族群，那还不足以展示他对孩子和银溪的忠诚与爱吗？”

忠诚？豹毛死盯住族长。更换族别怎么能和忠诚沾边？钩星让感情主宰了他的决定。仅仅因为银溪信任灰条，他就也决定信任灰条吗？她屈起利爪插入

土地。“我认为你犯了错误。”她低吼。

钩星并没有与她对视：“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最佳选择，对我来说也还算可以。”

那对族群里的其他猫呢？豹毛咽下反驳。她看出来，钩星已经下定决心了。她强压怒火，对河族族长低了低头。“好吧。我们带孩子们回家吧。”

钩星叼起小母猫，雾脚衔住小公猫，豹毛警告地睨（nì）了灰条一眼。她还没有忘记河谷的惨剧，而且一时半会儿也别想让她忘掉。她会时时盯着雷族公猫，他只要踏错一步，危及河族族群，她就会让他再也没有犯错的机会。



第二章　伸出援手

满月的光辉洒遍了芦苇荡，仿佛巡逻队离开后，守卫营地的职责便由它承担。豹毛跟着钩星钻出河流，慢慢地走上回家之路。一旁的石毛抖落毛发上的水珠。

他们从森林大会归来，不慌不忙，享受着拂面的微风。又一日炽热漫长的白昼过去，微风越发显得凉爽舒适。绿叶季的天气如火烧火燎，但也给河族带来了猎物与和平，豹毛快活地看着前方走在回营路上的族猫们，他们一个个体形丰满，毛发在月光下愈显滑顺。

既然已经过了河，豹毛觉得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怕有谁偷听了。“有谁打听到虎掌的传闻了吗?”她期待地对石毛眨眨眼。

石毛摇摇头。“雷族口风很紧，”他告诉她，“他们透露的消息不比蓝星宣布的多。”

“而蓝星只说虎掌离开了雷族，她的新任副族长是火心。”豹毛皱眉。

“你问过火心这事了吗?”钩星的眼睛在月色中闪闪发亮。

“当然。”豹毛回答。“但他闪烁其词，只说虎掌不再是雷族猫了。他主要想知道的是灰条的近况。”她往前瞥了一眼，灰条正与河族猫一同走向营地。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河族武士出席森林大会，豹毛不知道到底哪一件事让公猫更感到煎熬——是离开自己的孩子，还是面对从前的族猫。

她不得不承认，灰条的确在努力适应新族群的生活。尽管灰条的捕鱼技能依然堪忧，但他带回来的陆上猎物足以补上短板，甚至还有富余。当芦苇尾和黑掌拒绝食用陆上猎物时，他总是全当没看见。

“虎掌总不可能死了。”钩星咕哝着，“不然他们会告诉我们的。”

“的确。”石毛点头，“死亡会是解释他缺席最简单的借口。”

虎掌不知去向的消息让豹毛坐立不安。她还记得虎掌在对抗风族那场战争中的举止——冷血无情，老奸巨猾。即便如此，她却曾一度感觉自己与他有某

种真正的默契。在豹毛见过的猫里，他是唯一愿意探讨族群未来另一种可能性的，也愿意畅想他们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她曾默默期待在森林大会上见到虎掌，好将他每次的所做所言细细斟酌。尽管这么多个月来她从未真正信任这只猫，却仍想象过自己成为族长，与他并肩的画面。这只猫高瞻远瞩的决心很难让她不心生钦慕。族群需要新鲜血液来一扫陈旧的思想。这一点，豹毛依旧十分赞同，可是，现在他不见了，谁还能在除旧革新时助她一臂之力呢？

她瞥一眼石毛。“我不明白蓝星为什么不对我们说实话。”她挥动尾巴，“虎掌的消失或许会给所有猫带来影响。”

石毛眼神阴沉而忧虑：“会不会和森林里发现的泼皮猫有关系？”

豹毛讶异地看向石毛。在灰条和他的幼崽加入河族前几天，河族索要幼崽的队伍误打误撞援助雷族击退了一群泼皮猫。刚才的森林大会上，也有消息说最近有泼皮猫在族群领地上流窜。豹毛仔细回忆那场战斗，却想不起在战斗中有没有见过虎掌。不过当时局面混乱，像虎掌那样看重雷族利益的猫，大概会不依不饶地追着入侵者赶到森林里。就泼皮猫的水平而言，那些猫是强悍的斗士不假——但他们能胜过虎掌吗？

钩星竖起耳朵：“怎么说？”

“也许他们把虎掌绑架了。”石毛猜测。

“他们图什么？”豹毛瞄了石毛一眼。灰色公猫的想法和抓蝴蝶一样异想天开。“再说了，我想象不出泼皮猫有本事困住虎掌那样的武士。”

“虎掌说不定染上了在影族肆虐的那种疾病。”石毛轻声说，“也许雷族把他赶走了，好防止疾病蔓延。”

“那可真是无情，就算以雷族的道德水准来看也太残酷了。”豹毛回答道。

“那雷族到底为什么要把他消失的原因藏着掖着呢？”石毛满面迷茫。

钩星咕哝起来。“猜来猜去也没什么意义。”他轻声说，“我相信蓝星自有原因。”他匆匆往前赶去，追上了族猫们。

豹毛暗自叹息。她本来还希望钩星会对宠物猫成为雷族副族长发表一些意见呢。一想到这儿，豹毛就恼得爪子发痒。她还没忘记，银溪死亡时火心也是在场的，还有发洪水的时候，他和灰条带着小矛和小鲈鱼露面也有些古怪。她倒是感激他们之后送来的猎物，但也清楚之后的代价。她不禁怀疑他们的动

机。再说了，宠物猫怎么能领导武士？火心还是个自认清高的家伙。看他摆出的那副模样，好像他不会从幼崽嘴里抢猎物似的。但显然他一直在暗中钻营，让自己成为最受蓝星青睐的武士。至少虎掌把自己的野心坦坦荡荡摆出来。豹毛想到自己往后会挨着火心站在巨岩上，就浑身打激灵。这可是只宠物猫，看在星族的分上，简直是奇耻大辱！站在虎掌身边倒还算不失尊严。

颌间多汁的鲤鱼肉让豹毛口舌生津。水獭斑和黑掌在她身旁迈开步子，叼着各自的猎物。狩猎很顺利，但话说回来，在这么温暖的日子里，想抓不到鱼都难。这条鲤鱼简直就是直接游进她嘴里来的。

三只猫靠近营地，水獭斑突然顿住步子，豹毛一僵，看着毛发光滑的姜黄色母猫放下鱼，抽动着鼻头四下环顾。

“你闻到什么了？”豹毛将自己的鱼也放到地上。

“血腥味。”

血腥味？豹毛还没来得及嗅尝空气，他们身后的芦苇丛就有窸窣（xī sū）的声音传来。

灰条钻出来。他皮毛凌乱，有一团毛已经被扯掉了。石毛和天心与他在一起，两只猫都被抓伤了口鼻，撕破了耳朵。

“去叫泥毛。”豹毛告诉黑掌。她冲上前迎接巡逻队，焦急地嗅闻他们的伤口：“出什么事了？”

“我们在四棵树附近巡逻。”石毛告诉她，破裂的耳朵抽动着。“我们听见喊声，就去查看。是一支雷族巡逻队遭受了……”他迟疑一下，眼神闪动，“泼皮猫的袭击。”

石毛为什么显得这样震惊？“我们知道有泼皮猫在森林里闲逛。”豹毛轻声说。

石毛打了个寒战：“虎掌和他们在一起。”

虎掌？豹毛的目光掠向灰条：“你知情吗？”

灰条耸起皮毛：“我怎么会知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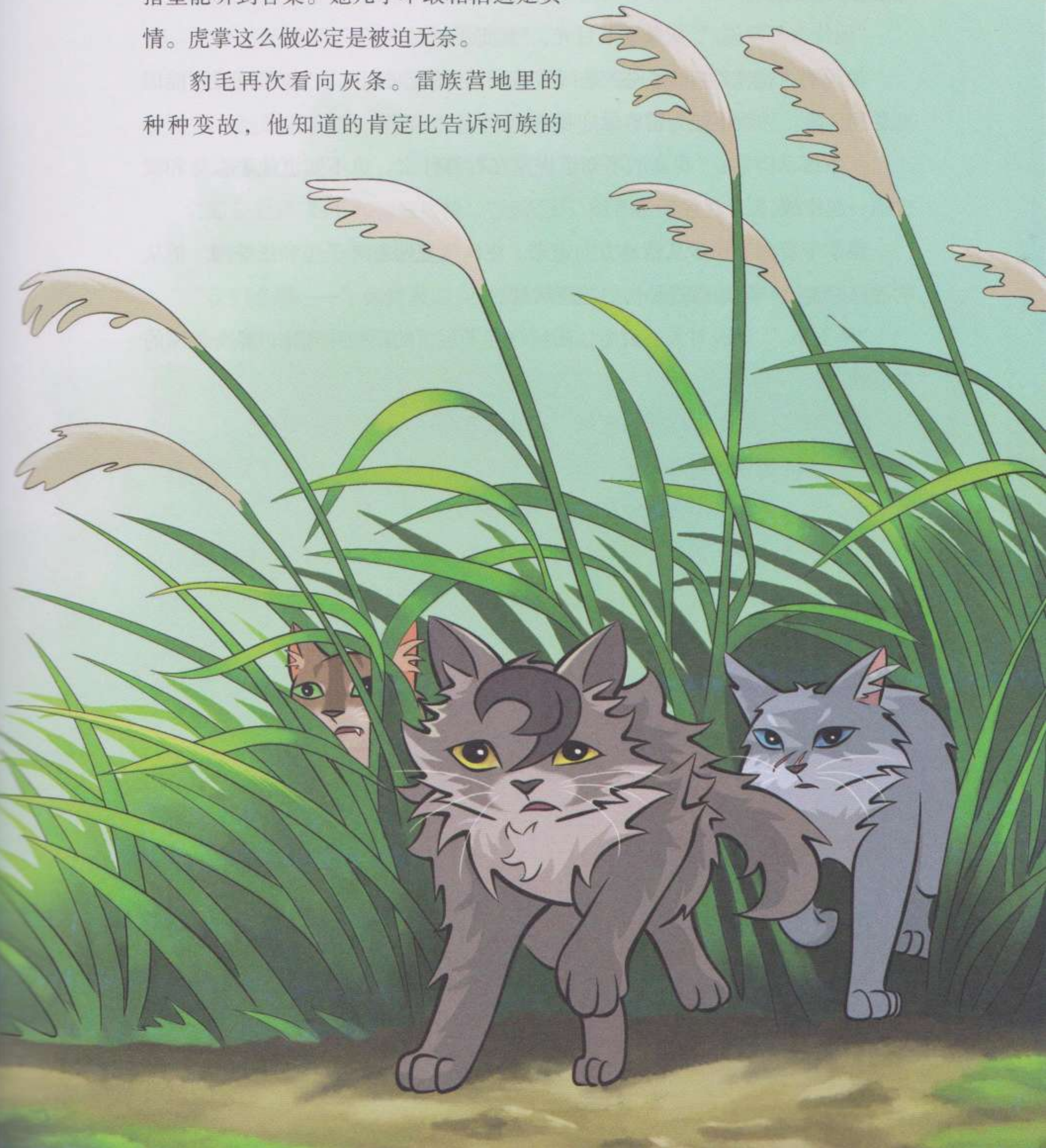
因为你是雷族猫。这几个字已经到了豹毛舌头尖上，愣是让她咽了回去。尽管她不得不承认，灰条加入河族武士行列后一直表现忠诚，至少在其他猫眼

皮子底下是这样的。她将目光转回石毛脸上："你们把他们打退没有？"

"当然。"石毛抖散皮毛，"但他们战斗起来挺凶猛。虎掌肯定教过他们武士的战斗动作。"

豹毛肚里抽紧了。"虎掌为什么会和一群泼皮猫一同袭击他的族群？"她不指望能听到答案。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实情。虎掌这么做必定是被迫无奈。

豹毛再次看向灰条。雷族营地里的种种变故，他知道的肯定比告诉河族的



多。“虎掌为什么会离开雷族？”她盘问。

“我不知道。”灰条并不躲闪她的目光。但豹毛看得出，公猫有些不安。他的耳朵在抽动。

“虎掌离开前说过什么吗？”豹毛追问，“他的话或许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和泼皮猫一同作战。”

“他什么都没说。”灰条垂下目光，“他走了就是走了。”

他说的可是实话？“你现在是河族猫了。”她低吼起来，“如果河族可能因此遇到危险，你就不能为雷族保守秘密。”

灰条挪动脚掌：“我真的不知道虎掌在打算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和泼皮猫一起作战。”

黑掌带着泥毛快步从营地方向走来。巫医嘴里叼着叶子包和蜘蛛网。他从豹毛身旁走过，开始检查受伤的巡逻队员。

“坐下来。”巫医对天心说着，随后将叶子包里的药糊抹到她口鼻旁最深的爪痕处。

豹毛皱眉。她需要向钩星汇报。森林里有泼皮猫出没是一码事，但如果他们受到虎掌的领导，还会运用武士的战斗技巧，那就是另一码事了。这位曾经的雷族副族长在筹谋什么？她耸起皮毛。

豹毛不禁觉得，灰条并没有对她如实相告。虎掌向来只求为他的族群取得最大化利益。他为什么会离开？他计划成为族长，让族群更加繁盛强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他为什么会转而攻击雷族？并且是伙同泼皮猫？

豹毛的尾巴微微战栗。这完全说不通。

豹毛仰起头。一股难闻的气味把她臭醒了。她眨眼往黑暗中张望。是什么？

“豹毛！”响肚的喊声透过出入口传来。他的声音透着紧张。其他窝里有了动静。莎草涓和雌狐跃猛然醒来。

豹毛从窝里爬出来：“发生什么事了？”

“快！”响肚埋头往外钻，豹毛跟上去。浓烟污染了夜晚的空气。

暗棕色公猫对她眨巴眼睛，目光中满是恐惧：“起火了。”

“哪儿？”闪电劈过天空，豹毛瑟缩一下。

“河对岸。”响肚往芦苇荡那边的树林张望。豹毛循着他的目光看去，恰在此时，雷声轰隆隆地在森林上空炸响。在河流的那一边，橙红色的火光点亮了天穹（qióng）。

浓烟从营地里飘过，族猫们纷纷从各自的窝里跑出来，惊慌失措地四下张望。灰条已经醒了，正在育婴室前徘徊。

“森林里起火了，”豹毛告诉他们，“但火势蹿不到河这边来。”

灰条眨眼看着她：“那雷族怎么办？”

钩星从空地上走过：“大家都安全吧？”

“都安全。”豹毛匆匆迎接他，“起火了，但是在河的另一边。”

“雷族有危险。”灰条说道。

“我们必须——”钩星被四周翻腾的烟雾呛住，话说到一半便咳嗽起来。

灰条慌张得皮毛倒竖：“我们必须帮帮他们！”



“你想让我们往火里头跑?”响肚盯着他，另一道闪电掠过，照亮了灰条惊恐万状的脸庞。

“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雷鸣滚过天空，钩星缓过气来。“带一支队伍到河边去，”他对豹毛说，“看你们有没有什么能做的。”

灰条眼里亮起感激。

豹毛点点头。她依然无法信任灰条，但她能想象眼见自己的生身族群大难临头会是什么感觉。雷族并非河族的盟友，但没有任何武士应该孤立无援地死在火中。“灰条，黑掌，响肚。”她大声说。“跟我来。泥毛——”她对父亲点点头，“你也来。可能会有猫受伤。还有巨步，我想让你和我们一起去。”

新近成为武士的年轻公猫快步前来加入队伍，豹毛冲出营地。她带队穿过夜幕直奔河流，奔到了河岸上。

雷族的森林被熊熊大火笼罩。豹毛看见林间摇曳着橙色火光，燃烧爆裂的咆哮不绝于耳，仿佛一场号叫着扑向河流的风暴。雷族武士们在岸上打转，其中一些已经蹚（tāng）进河里，正艰难地挣扎过河。

“去帮他们。”豹毛下令。

巨步一头扎入河水。他揪住一只乱扑腾的雷族母猫的后颈皮，把她拖回岸上。黑掌水花四溅地奔过浅滩，将一只公猫从水里捞了上来。

尘毛挣扎着往岸上游。豹毛踏入水中，将肩膀抵在他身下，领他踩上干燥的土地。

一声惨叫令豹毛转过身。上游更远的河水中掠过一团橙色的皮毛。是火心正托举着一名长老，他们被水流裹挟（xié）着迅速靠近下游。火心眼中掠过恐惧，消失在水面下，长老则拼命挣扎着以免口鼻被淹。

就连河族的幼崽游水都比他们强！豹毛稀里哗啦地从浅滩里踩过去，将脚掌插入河底泥中，准备接住向她飞速靠近的两只猫。她扎稳架势，探出身子抓住了打着转经过的长老，转身将长老放到靠近河岸的地方，继而转回去把火心的后颈皮咬在齿间。她闷哼一声，将雷族副族长拖到湿滑的河岸上，等到他自己能踩稳才松开口。

“多谢你。”火心吐着水挣脱开。



长老浑身又湿又脏，在火心边上不住咳水，但豹毛已经在扫视河流，寻找其他雷族猫了。

“也许雷族是时候该学学怎么游泳了。”她咕哝道。豹毛看水里没有其他猫的踪影了。“所有的猫都过来了吗？”她问火心。

水流成线从火心胡须上往下淌。他缓了口气，然后沿着河族的水岸张望，他的族猫们像被吓破胆的老鼠似的挤在岸边。“我……我想是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是谁？”对岸躺着一个黑白相间的身影，一动不动。那团皮毛背后的蕨丛已经烧着了。

“那是团毛。”火心浑身发抖，“他已经死了。”

豹毛一蹬腿扑入河流。她不会留一名武士的尸体被大火烧成焦炭。尸体应该被体体面面地下葬。她游过水面，躲开四周被炸出来落进水中嗞嗞作响的火团，将死去的公猫拉下河岸，再踢踏着黑沉沉的水流往回游。弧形的闪电在头顶劈过。惊雷炸响，火心瑟缩了一下，但豹毛依旧游水不停。

她将团毛的尸体拖上岸，放在火心脚边。低吼在她喉中酝酿。灰条围着雷族副族长打转，和刚与母亲重逢的幼崽没两样。天各一方显然并没有削弱他们的友谊。豹毛眯起眼睛，但什么话也没说。走着瞧吧！

她注意到蓝星躺在离他们几条尾巴远的河岸边。雷族族长半点儿动静也没有。她丢了条命吗？豹毛朝她走去，嗅闻她潮湿的皮毛。年迈的母猫还有呼吸，但看起来简直只剩一堆毛发搭在骨头架子上了。

开始下雨了，硕大的雨点表明这场雨雨势不小。劲风刮起，将火花与烟雾吹回林中。这下他们安全了。

豹毛瞥了一眼团毛的尸体。“走吧，”她对火心说道，“我们回营地后再安葬他。”

火心迷茫地对豹毛眨眼：“回……回河族的营地？”

他的话让豹毛心头迸发出又一阵愤怒。她满脑子霎时只剩下银溪，眼前这只猫自以为是地帮忙把河族母猫的尸体埋在太阳石下，没有给她的族群留下为她哀悼和下葬的机会。我可没那么卑劣。“除非你愿意回自己的营地去。”

“谢谢你。”火心低头致意。

炭毛蜷缩在蓝星身旁。“她吞了不少水。”雷族巫医轻声说。

豹毛对泥毛喊道：“来检查一下蓝星。”要论处理溺水的猫，他的经验比炭毛丰富。

泥毛匆匆赶来，火心开始在他的武士之中走动，检查伤势，确保他们都还能行走。豹毛观察着他。他会为自己的族猫操心，就一只宠物猫来说，这倒令豹毛刮目相看。但豹毛依然很反感他。

豹毛等着雷族猫缓过神聚起来。泥毛搀扶蓝星起了身。灰条叼起团毛的尸体。

“准备好了？”豹毛对火心点点头。

“好了。”火心回答。

豹毛转身领这群被烟熏火燎后又泡透了水的雷族武士回营地。

他们抵达营地时雨势已经很大了，雨水拍打河流，打湿了巢穴。钩星在空地里等他们。他眼睛发红，皮毛零乱，豹毛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咳了一阵。她报告说雷族猫逃出了大火。钩星扫视雷族众猫，然后目光落到副族长身上：“我们的猫都安全吗？”

“大火烧不到河这边。”豹毛告诉他。族长露出庆幸的眼神，豹毛接着说道：“而且现在风向已经转了。”

钩星期待地对蓝星眨眨眼，炭毛和泥毛正搀着她进入营地。蓝星迷迷瞪瞪地看着钩星，还没开口，火心就走上前来。

“豹毛和她的巡逻队帮我们逃离火海，他们表现出的善良与勇气无法形容。”火心对钩星说道。头顶的闪电掠过天幕，远处雷声低鸣，轰隆隆地从森林中远去。

钩星点了点头：“豹毛做得很对，她应该帮助你们。所有族群都怕火。”

“我们的营地已被烧毁，森林里大火未熄，”火心眨掉淌进眼里的雨水，接着说，“我们无处可去了。”

他是在求取河族的怜悯吗？豹毛眯缝起眼睛。至少火心还敢承认雷族的虚弱。

钩星注视火心片刻，开口道：“你们可以留下来，等森林里安全了再回去。”

火心感激地眨眼看着钩星："谢谢你。"

豹毛瞧一眼灰条，他正将团毛的尸体放在空地边缘。她想知道灰条被旧日的族猫们包围，此刻是何感受。见到他们，他高兴吗？他们看见他生活在河族的家园里，又怎么想？

雨水浸透团毛的尸体，豹毛为丧命的武士感到些许惋惜。她看向火心。"你需要我们帮忙安葬那名长老吗？"

"感谢你的慷慨帮助，"火心回答，"但团毛该由他的本族安葬。"

豹毛竖起颈毛。他的本族。那火心怎么让灰条把银溪埋在了太阳石？他难道没想过，她也会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吗？"很好。"豹毛尖厉地说道，"我把他的尸体移到营地外，这样你的长老就能安安静静地守夜，陪他最后一程了。"她瞥向蓝星。雷族族长缩在钩星身旁的地上，看起来十分脆弱。她这会儿水肯定已经都咳干净了。"蓝星受伤了？"她问火心。

"烟雾很浓，"火心的语调颇为审慎，"她是最后一批离开营地的。"他客客气气地低头致意："请原谅，我要去照看我的族群了。"

豹毛抽动耳朵，瞧着火心走开。火心在试图隐藏什么吗？就在猜测火心会隐瞒什么之际，她注意到灰条在查看雷族猫的情况。灰色武士一一俯身靠近他们，柔声细语，仿佛是名殷切的巫医。他在雷族猫之间走动时，浑身流露出的轻松自在让豹毛忐忑。雷族猫是这里的外来客，可灰条跟他们待在一起时，却和陪伴他那两个孩子一样自然松弛。豹毛焦躁地移动脚掌。灰条还能成为一位真正的河族武士吗？

次日，雨过天晴。纵然经过了大雨冲刷，雷族猫身上仍旧透着烟味儿。豹毛留在营地边缘饶有兴致地观察他们。她留意到炭毛一直小心地维持着其他猫与蓝星之间的距离，却没有开口索要任何药草来治疗雷族族长。她还注意到，自己今天尚未指派巡逻队，灰条就已经离开了营地。返回时，他还给从前的族猫带了猎物。他甚至还带火心去育婴室看小羽和小暴。我应该制止他吗？豹毛希望让银溪的幼崽尽可能远离雷族猫。

日高过后，钩星在族长巢穴外示意她过去。豹毛匆匆向他靠近。

"我想，我们该是时候和蓝星谈谈了。"钩星说道。雷族族长正躺在营地围

墙边的一片日光中。白风和炭毛未曾离开她身侧，雷族巫医始终观察着她的族猫，目光与河族猫一样警惕。

“前提是我们能过得了炭毛那一关。”豹毛嘀咕。她跟着钩星穿过空地。

巫医在他们到来时抬起了眼。

“蓝星怎么样？”钩星问。

“在恢复了。”炭毛轻声说。

蓝星睁开眼睛，坐起身蓬开了毛发，看起来没什么大碍。她将目光落在钩星脸上，轻声说：“多谢你收留我们。”

“现在火应该已经熄了。”钩星告诉她，“毕竟雨下得那么大。”他是在暗示，雷族该离开了吗？

“我会派一支队伍去检查。”蓝星轻声说。

灰条正朝他们走来，火心在营地通道口处张望。他靠近后对钩星低头致意，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蓝星就匆匆上前迎接他。“灰条，你在这里！”她听起来很高兴见到他。“你能带一支队伍去检查营地吗？”她说，“我们回家前应该先确保安全。”

豹毛眯起眼睛。蓝星对他说话的口吻，就好像他还是她的族猫。她难道忘记灰条不再是雷族武士了吗？

灰条不安地耸动皮毛。“火心已经提议过了。”他似乎在蓝星的目光中搜寻。他是否同样在猜测，雷族族长忘性未免太大？“但我需要得到钩星允许，才能和他一起前往。”

蓝星皱了皱眉，然后看向炭毛，仿佛在寻求确认。

炭毛安慰地对她眨眨眼。“火心会检查营地的。”她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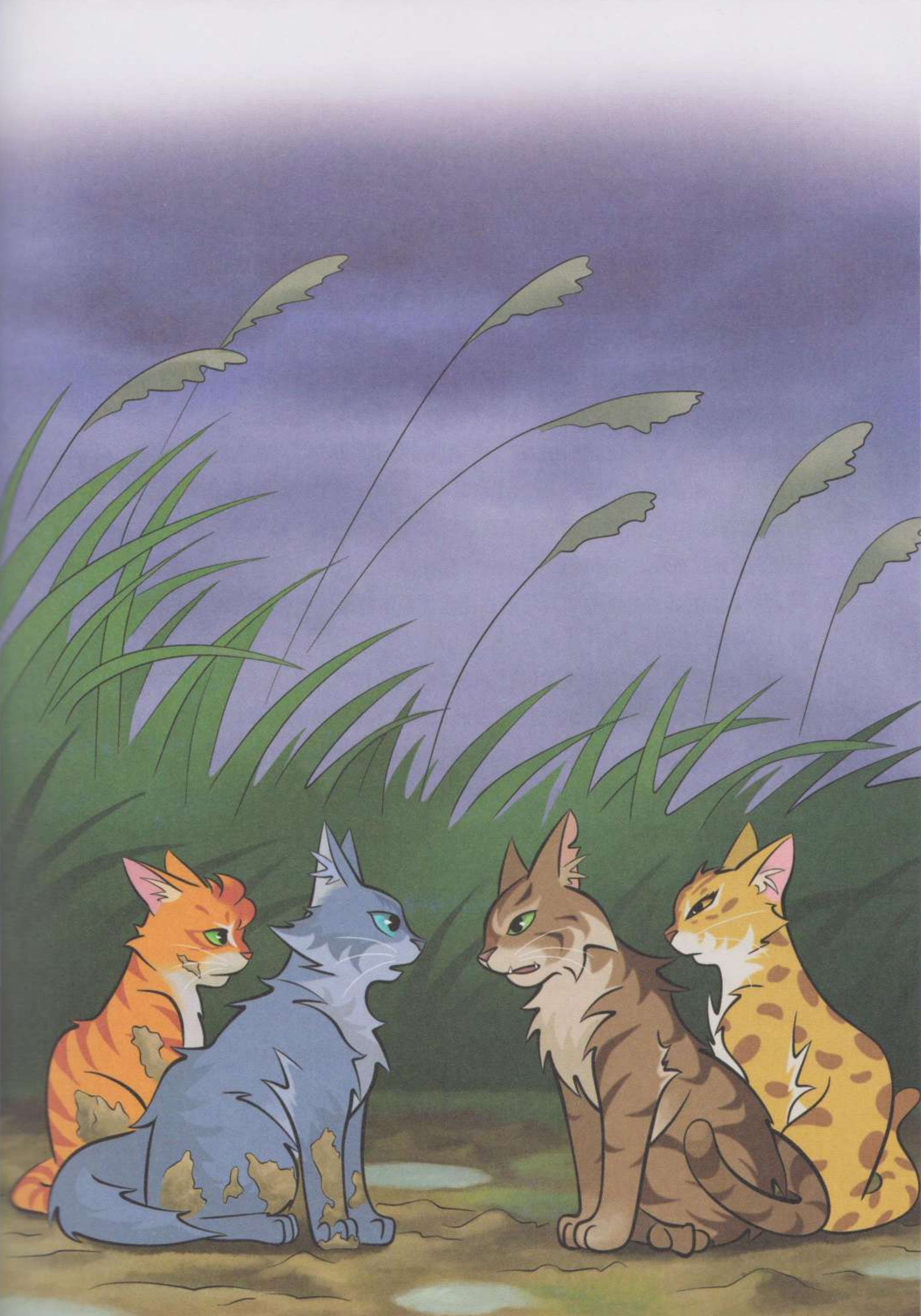
“我能与他同去吗？”灰条问钩星。

“当然。”钩星点点头。

豹毛对钩星眨眼道：“你确定这样好吗？”她可没有钩星那么容易相信。“让他记住旧日家园火灾之前的样子，或许更好。”

但钩星挥了挥尾巴：“既然他想去，就让他去好了。”

眼看着这两位好朋友与走过去的钩星交谈几句后离开营地，豹毛眉头紧锁。不该让他们俩单独相处。这样谁来制止灰条把河族的巡逻安排、防卫力量



都告诉火心呢？就算他不是故意泄密，也可能在聊天时说漏嘴。尤其是如果火心提出了精心设计的问题。

豹毛想要跟上他们，却又停了下来。这里需要她。而且火心肯定也会把她打发走，不会允许敌对族群的副族长看见他们领地如今的凄凉惨状。

但她依然坐立不安，来回走动，一直到灰条和火心回来，报告说雷族营地安全才罢。他们埋葬了几只没能逃出来的猫，既然他们的其他族猫都还走得动路，蓝星便决定要立刻动身回家。

天色越来越暗了，雷族猫躁动不安地打转，蓝星向钩星走去。

豹毛看见火心舔舐灰条的肩膀，与他最后交谈了几句，才匆匆赶上来站在族长旁边。她忍住低吼。

“多谢你们好意相助，与我们分享猎物。”蓝星轻声说。

钩星低了低头，轻声说：“说到底，你我都是武士。”他听起来有些喘不上气，豹毛猜测是不是之前吸入的烟雾还在让他不舒服。她应该叫泥毛来瞧一眼。

蓝星扬起尾巴：“雷族欠了你们一份情意。”

豹毛双耳直竖。她眯起了眼睛。这份情她是不会忘掉的。对于这个窃取了太阳石，造成了白掌、日鱼、白牙和银溪之死的族群，河族可谓极尽慷慨。即便如此，她仍怀疑只有自己和星族才能一一记得雷族到底欠他们多少情。总有一天，河族会索取回报，等那一日到来，她希望雷族做好了准备，将蓝星的承诺付诸行动。

第三章 虎星的笼络

“坏脚。”豹毛对风族副族长颔首致意。明亮的月辉洒落在四棵树空地上，也让坏脚的黑色皮毛闪耀出光泽。绿叶季罕有的一缕凉意渗进阴暗的空地里，或许是对落叶季的预演，他们周围的风族猫与河族猫混在一起，闲聊着等待雷族与影族抵达森林大会。

“豹毛。”坏脚僵硬地一点头，暂且当作回应了。

“没必要这么一本正经。”豹毛挥舞尾巴。就因为她有几名武士走错路到他们的领地上，风族至于到现在还怀恨在心吗？她和钩星一直都没能查明到底是哪名武士越界，毕竟银溪死后灰条又带着孩子加入河族，这让他们无暇顾及。“被捕走的猎物，我们都已经补回去了。”

“是被偷走的。”坏脚纠正说。他抬高下颌：“盗取猎物的武士受罚了吗？”

“没有惩罚他们的必要。”豹毛一边用目光扫视斜坡，一边撒谎。雷族和影族猫到哪儿去了？“他们不会再那么做了。”

风族副族长显然打定主意要追根究底。影族与雷族还没到，虽然她并不期待与他们的副族长聊天。忽然，她希望虎掌能在。她挺想他的。虎掌与泼皮猫并肩战斗的消息依然让豹毛心神不宁：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离开了雷族呢？

钩星挨着高星站在巨岩上，一副孱（chán）弱的样子。吸入大火烧起的浓烟后他始终没有恢复，现在还咳得更厉害了。此时尽管大会尚未开始，但他已满面疲态。正当豹毛在猜测蓝星的恢复情况时，远处的坡上蕨丛摇晃，雷族鱼贯进入空地。豹毛眯起眼。领队的是火心。蓝星死了吗？她担忧地抽动耳朵。

一只宠物猫领导雷族，星族会怎么想？他们肯定会不悦的！她叹口气。虎掌之前和她说各个族群的领导方针应该有些“新思路”时，想到的肯定不是这种局面。这只宠物猫的野心会不会是虎掌离开雷族的部分原因？

“恕我失陪。”豹毛对坏脚礼貌地点点头，然后用鼻头在猫群中开道穿过空

地。她停在炭毛面前，希望在森林大会开始前先与雷族巫医讲几句。“蓝星在哪儿——”

泥毛打断了她。“别担心，”他轻声说，“蓝星没事。”

“她正在从大火带来的不适中恢复。”炭毛告诉她。

豹毛疑惑不解。“但她没有受伤啊。”蓝星只是显得精神恍惚而已。

“她吸入了很多浓烟。”炭毛看向巨岩。钩星正蜷缩在高星身旁，眼睛半睁半闭。“看起来钩星同样被大火留下的影响困扰着。”

豹毛皮毛耸动。显而易见，雷族巫医在委婉地警告她别再继续追问蓝星的状况了。炭毛想隐瞒什么吗？

豹毛发觉火心的目光在空地上来回扫过。他在找灰条吗？豹毛感到一阵得意。她让曾经的雷族武士今晚不要来。旧日族猫来到河族营地时，灰条对他们的关切让豹毛担忧。他与他们太亲近了，亲近得让豹毛心烦意乱。

豹毛身后斜坡的蕨丛间，有一团团暗色的皮毛移动。影族到了。他们带来的武士比平日多，是否意味着他们终于从瘟疫中恢复了元气？夜星在哪里？她皱起眉头。完全没有见到影族族长的踪影，混迹在武士之中的某些面孔看起来也并不眼熟。

忽然间，她的双眼落在了一张熟悉的脸庞上——可这是……怎么会？她睁大双眼望向虎掌。他在这里做什么？怎么混在影族猫里面？他打算干扰森林大会吗？好奇在皮毛间迸发火花，她看着虎掌撑起双肩在其他族群之中挤开一条路——他冲着巨岩去了。

有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豹毛迅速对泥毛和炭毛点点头，离开了猫群。她来到巨岩下，惊诧地看到黑脚坐在坏脚旁边。他是和断星一起被流放的。他在这里干什么？煤毛呢？豹毛耳朵抽动。火心又为什么还没和其他副族长坐到一起？影族和雷族到底在做些什么？

黑脚客套地冲她点点头，然后目光便转向了虎掌。暗色武士纵身跃上巨岩，讶异随之从豹毛的毛发间闪过。震惊的呢喃声如涟漪般在聚集的猫群中传开，而虎掌低头俯视着他们。

“我很高兴今晚在森林大会上和大家见面。”他开口时带着沉静从容的威严。豹毛竖起耳朵，听他继续说道：“我是以影族新任族长的身份站在你们面

前的。一场瘟疫夺去了影族许多猫的生命，夜星也未能幸免，因此星族指名由我来接替他的位置。”

他成了影族族长？豹毛惊讶之际，火心跳上巨岩，站在虎星身边。

“我们的族长在大火中吸入烟雾过多，”雷族副族长对下方的猫群说，“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能来参加森林大会。但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豹毛脑子转得飞快。这就是现在的局面吗？虎星率领影族，而火心代蓝星出面？火心对影族的新任族长低头致意，似乎没什么意见。她感到一丝混杂了惶恐的兴奋。这是虎星重组四大族群格局的新招数吗？倘若如此，那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又会如何影响到河族？钩星在身边两名年轻武士的映衬下显然老态毕露，高星也仿佛弱小了起来。豹毛移动脚掌，胸中有好奇在涌动。尽管心中有种种忧虑，不知这局面会走向何方，但她脑海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回荡：如果我也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



“钩星。”豹毛将脑袋探进河族族长的巢穴。

她昨晚就想和族长谈谈虎星重现踪影、领导影族的事，但森林大会后钩星显得精疲力竭，于是她安静地陪族长走回了家。这个早晨，她本希望钩星踏踏实实睡过一夜后能重获精力，却发现泥毛陪在族长身边。

担忧霎时在腹中迸出火花。“你还好吗？”她走进巢穴，问钩星。

“只是累了。”钩星回答。他咳嗽几声，泥毛将耳朵贴上族长的胸膛。

“你该多休息休息。”泥毛告诉钩星，“我会给你带些艾菊，嚼了咽下去。”他瞥一眼豹毛：“今天管理族群的责任能交给你吗？”

“当然。”她让巫医领着自己离开了巢穴。

“他会好起来吗？”豹毛问着，向垂下的苔藓的入口处瞥了一眼。

“如果他好好休息的话。”泥毛皱着眉。

“我会确保没有猫打扰他的。”焦灼忽然袭上豹毛心头。她明白，有朝一日钩星会失去最后一条生命，但那一天会来得这样快吗？我做好准备了吗？

过去这些月里，豹毛始终在近处观察钩星的一举一动，努力从他那里学到一切。但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只希望星族能够赐予钩星足够的时间教导她。如若不然，她也务必做好准备。豹毛迈步穿过空地，泥毛朝巫医巢穴去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必须保护自己的族群。

芦苇通道微微颤动，黑掌走进了营地。他如涟漪般耸动脊背上的毛发，犹犹豫豫地回头张望。这只公猫像是有事的样子。

“黑掌？”豹毛走上前去迎住他，此时，一个暗色身影跟着公猫踏入营地。

“虎星。”豹毛惊讶地发现他竟是独自前来的。

“他等在边界上，”黑掌解释说，“说想和钩星谈谈。”

“钩星在休息。”豹毛迎上虎星的目光，“我可以把你的消息转达他。”

虎星将头歪了歪：“既然不能和钩星说上话，那么，也许我直接与你谈也好。”他的视线往黑掌脸上一扫：“私下谈。”

豹毛皱眉。靠她自己能顶得住这名威权赫赫的虎斑武士吗？当然能。她之前和他聊过好些次了。她示意虎星跟上她走出营地，将他带到了河岸边一处僻静的地方，这里有芦苇丛挡在他们和小路之间。“是什么事？”她扬起下颌。

虎星平静地眨眼看她。“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影族的瘟疫已经消退了。奔



鼻在治疗最后几个病患。过去一个月，我们都没有新增病例。”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豹毛在他的目光中搜寻。就这么个昨晚可以在森林大会上宣布的消息，他专程跑来传达，未免有些劳神劳力。

“我还想告诉你，影族会继续与河族为友。”虎星接着说道，“和过去的许多个月一样。”

“如果你希望更新我们的盟约，那你必须和钩星交流。”豹毛告诉他。要让自己背着钩星做这种决定，她心有不安。钩星依然是这个族群的族长。

虎星眼里是否闪过了一抹笑意？“看得出你依然忠心不改。”他说道，“但很快，你就会成为那只为这个族群做决定的猫。”

“钩星还剩几条命。”豹毛迅速说道。尽管她并不确定还剩下多少，但她不希望其他族群把河族看得虚弱了。

虎星颔首。“当然。”他轻声说，“但每位族长都终有一死。这虽然使我悲伤，但若非如此，变革又从何而来呢？年轻的头脑才能思考出新思路。”

豹毛尾巴甩动。她还记得虎星最初谈到要给族群输送新鲜血液的对话。他现在依照他的计划，成为族长。而且，尽管豹毛并不觉得自己全然做好了准备，但与他并肩站在巨岩上率领各自的族群，共同发起真正的变革，这一想法不知怎的让她深深着迷。她尚不准备与钩星道别，但知道等自己成为族长时会有虎星同道，她的皮毛间便洋溢出温暖。如果他们齐心协力能够挑战族群的旧习，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那或许就意味着河族再也不用挨饿了。

虎星注视着她，随即坐下身，尾巴卷过来盖住前掌。他似乎悠然自得，表情中的平静与包容让豹毛也放松了神经。虎星显然充满了沟通的欲望，而她也有兴趣听一听对方要说的话。

豹毛也坐下来。“你之前提到过变革。你认为自己能带来怎样的变革？”

“我考虑的种种并不是我能带来的变革。”他轻声说，“我考虑的变革，都是我们带来的。”豹毛僵住了。他是什么意思？“你我素来志同道合，”他接着说，“其他副族长和族长都被困在过去。但你不是。你脑子里始终存有族群的未来。你有远见，知道只有减少对河流的依赖，河族的未来才会更稳妥。不然你为什么会反对风族回归？”

“正是如此。”豹毛觉得他完全体会到了自己的苦心。

“当然了，”虎星说道，“我可不想重蹈断星的覆辙。”他笃定地抽动胡须。

“当然不能。”豹毛接过话头，“他当初要是能多往长远想想，就会更成功。”断星把他的族群逼过头了。

“把风族撵出去实在鲁莽。”虎星说道。

“他低估了雷族的傲慢。”

“还有他所属族群自身的脆弱。”

“的确。”她想念这种坦率的感觉。领导族群似乎总要求她踮脚蹑足，小心翼翼地顾虑其他族群的需要。有话直说的畅快让她精神为之大振。“一个族群挑战其他族群之前，必须对自身的实力知根知底。”

“还有盟友的实力。”

力量鼓动着从她掌间涌过。要是所有族长都和虎星一样思维开明就好了。“很高兴你没有去当泼皮猫，”她脱口而出，“你从雷族消失的时候，我有些担心。蓝星和火心不愿把你的状况告诉任何猫。”

虎星颈毛直立。“火心。”他卷起嘴唇，“你说的难道不是拉斯特吗？那是他的宠物猫名字。”虎星的声音里藏着怒火：“他正是我离开雷族的原因。我是一名武士。我怎能留在一个拥戴宠物猫的族群里？”

豹毛同情地歪了歪头：“我一直好奇那会是什么感觉。”

“奇耻大辱。蓝星对他恩宠有加，好像他体内流着武士的血脉一样。”

“蓝星为什么会这样倚重他？”豹毛真的感到好奇。

虎星满面怒容。“火心不是鼠脑子，”虎星说道，“他很懂得怎么操纵别的猫。宠物猫总是善于耍心计的。他们早就学会了利用两脚兽，还会利用别的猫。蓝星看不出来。她还相信火心脑子里想的都是雷族利益。但他考虑的只有自己。”虎星低沉地嘶吼一声：“我宁肯到影族去，冒着染上瘟疫的风险，也不想留下来看我的族长被宠物猫玩弄于股掌之中。”

豹毛眯起眼睛。“火心知道怎么表现得像名武士，”她说道，“火灾的时候，蓝星没有精力照顾族猫，都是他在管事。”

“他巴不得代替蓝星站在领导位置上。”虎星大声说道。

“你不认为他是出于责任心？”豹毛暗示，“而只是把自己伪装成了真正的武士？”

虎星咆哮道："我不觉得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武士。不过的确他很聪明，知道留下正确的印象才能服务于他的野心。"

虎星的话让豹毛陷入思考。这些内容分毫不差地合上了她观察橙色公猫得出的结果，他每一步都走得恰到好处，但他身上总有某种让豹毛无法信任的特质。"他就是个欺世盗名之徒。"豹毛最后说道。

虎星俯身靠近，眼神锐利起来："怎么说？"

"他倒是想当只讲求荣誉的猫，但他根本不明白荣誉是什么。"她弹弹尾巴，"我们的营地遭遇洪水时，他给我们带来了猎物。"她顿了顿，想起当时的河



族有多走投无路才会允许曾经的宠物猫援助他们，实在丢脸到了极点。“是雷族的猎物。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喂养我们，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族群。灰条也在帮他。”

“灰条。”虎星像闻到死鱼腐烂的味道一样皱起鼻吻，“这是我来和你聊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告诫你，灰条只会忠于火心。”

豹毛不安地移动脚掌。

虎星接着说道：“他背叛了他的族群加入河族，但只要火心一开口，他眨眼间又会背叛河族。”

豹毛眯起眼睛：“我治得住灰条。”

“我相信你可以。”虎星承认，“前提是他不对你藏着掖着。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种可能性：他加入河族或许只是为了替火心当探子？把雷族的猎物送给你们，说不定仅仅是让灰条给银溪留下好印象的手段而已。”豹毛不安地抽动着耳朵，听虎星继续讲：“而银溪则成为灰条打入河族内部的手段。火心可能早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

豹毛从头考量他的猜测，尾巴尖开始弹动。她同样拿不准灰条对银溪到底有几分真心，尽管她之前以为这名灰色武士诡计背后的策划者是蓝星，而非火心。从某些角度来看，火心是主谋更说得通。

“多想想吧。”虎星追问，“灰条果真对银溪有任何情意吗？”尽管烈日高悬，豹毛却开始觉得浑身发凉。“他要是真的爱银溪，还会把她埋在太阳石，直接偷走她的孩子，却根本不告诉她的族群一声吗？”

“他告诉雾脚了。”豹毛说道。

“那也是第二天的事。”

第二天？他是什么意思？难道雷族把这个消息对他们隐瞒了一整天？

忽然间，银溪死时豹毛感受过的所有悲痛与怒火卷土重来，再一次在她的胸膛中翻涌。“银溪在雷族告诉我们的前一天就死了？”她问虎星。

虎星悲伤地摇摇头。“据说这是蓝星的决定。但我们都知道是谁在背后作梗，不是吗？”

豹毛眨眼看他：“是火心？”

虎掌的眼神阴郁下来。“我们不能任由火心和灰条这样的猫呼风唤雨。我

们总得保留点儿尊严吧？眼看着各族被一只宠物猫玩得团团转，真是颜面无存。我们本该是武士。”虎星的话简直和豹毛的肺腑之言一字不差。“我们可以走向伟大，”他接着说，“我们能够让族群变得昌盛，再也没有武士挨饿。我们的目光可以高过那些追逐蝇头小利的战斗，高过边界之别，高过猎物争夺。你也能看到，对吧？你也能看到猎物充裕、足够大家分享的那一天。当河流、荒原和森林足以满足每只猫所需时，再也不会有猫被迫无奈，对别的猫扬起利爪。但只要火心和灰条还在利用我们，这样的愿景就不会成为现实。我们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力量，他们会一直利用下去，直到我们唤起足够的自尊，夺回控制权。要将真正的荣耀带给族群。要让他们成为本该注定成为的武士。”

正是！豹毛还没响应出声，虎星就站了起来。“我必须走了，”他说道，“我想去拜访高星。但先与你交流非常重要。我希望你明白，如果灰条和火心找你的麻烦，你可以向影族求助。”他敬重地低了低头。“河族永远能在影族找到支持。”

豹毛也颔首回应，心中充满感激：“多谢了。”

她注视虎星离开，皮毛间嗞嗞作响。她应该向钩星透露多少？要是灰条当真是奸细，那她或许不该惊动钩星，由自己在暗中观察。但钩星也需要听听虎星的警告——只要蓝星和灰条还被一只图谋不轨的宠物猫操纵，他就绝不能信任他们。豹毛冲回营地。

当她穿过空地时，灰条从猎物堆旁小步跑来。他皮毛湿润，肯定刚去捕鱼了。

灰条停在豹毛跟前，紧张地抽动耳朵。“我听说虎星来过了。”他轻声说。

豹毛眯起眼睛。他担心影族族长会揭发他吗？“那是我、虎星和钩星之间的事。”她冷冷地说道。

“你不该听信于他。”灰条催促，“他不可信。”

“真的吗？”豹毛贴平耳朵，“那你呢？你可信吗？”

灰条似乎僵住了。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豹毛。他眼里闪烁的是愧疚吗？

虎星说得准没错。“是啊，”豹毛低吼道，“我想也不可信。”她愤愤地一甩尾巴，朝钩星的巢穴走去。

第四章　最后的嘱托

豹毛不确定钩星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她的警告。她把虎星是被火心的阴谋赶出雷族的事告诉钩星时，族长眼中有某种神色让豹毛疑心他并不完全相信影族族长的故事。但他病了。也许这些信息量太大，他难以吸收。

“那泼皮猫的事怎么说？”当时，钩星沙哑地问。

豹毛疑惑地皱起眉头：“泼皮猫？”

“虎掌和一群泼皮猫一起袭击了雷族巡逻队。”钩星停下来喘气，“而且看起来，他也把这些泼皮猫带进了影族。你肯定在森林大会上见过他们了。”

“虎星看重技艺与力量。影族在瘟疫中失去了不少武士。输入新鲜血液会是让族群再度强盛的最快办法。”

钩星透过混沌的双眼凝视着她：“什么时候有了‘泼皮猫让族群强盛’这一说？”

豹毛竖起了颈毛。“那么宠物猫就可以了？”她尖刻地说道。

“这我从没说过。”钩星承接了她的目光，但似乎有些勉强，“的确，火心有可能在操纵蓝星，但那并不会让虎掌的目的变得光荣。”

“虎星。”豹毛温和地提醒他。

“虎掌。”钩星的声音又开始发哑了。

族长糊涂了。于是豹毛低了低头。“你一定累了，”她轻声说，“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此时她再回想，便明白过来，族长的病肯定比她料想中更严重。四分之一个月已经过去了，钩星却没有多少好转的迹象，今天早上，泥毛还告诫她说，河族族长痊愈不了了。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更糟的是，虽说巫医认为钩星还有不止一条命，但族长年事已高，泥毛担心疾病不会夺走一条性命便罢休。河族依然在哀悼灰池悲剧性的死亡，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失去广受拥戴的族长。

豹毛派出一支支巡逻队，同时安排加强营地围墙来抵挡秃叶季的洪水，用

这些方式让族群忙个不停。河族猫安静地执行任务，他们发觉钩星好些天没有离开过他的巢穴，也明白他或许再也无法出来活动了。族猫们一个个地去拜访钩星，这似乎让他和他们的精神都振奋了些。可豹毛仍然感觉，他们是在向这位河族族长道别。她只希望，钩星能证明大家都想错了。

此刻，风吹得灌木丛摇曳不止，豹毛眯起眼睛抵御阳光。太阳从云层后钻出来，为落叶季的午后抹上金灿灿的色泽。武士们在空地边缘休息。甲虫鼻和雌狐趴在莎草墙的阴影下共享一条鳟鱼。小羽同小暴跟在年纪稍长的幼崽后面，他们在长老巢穴背后用鼻头拱来拱去地捕捉蚂蚁。

泥毛从垂盖在钩星巢穴入口处的苔藓帘里钻出来。他与豹毛目光相接。

豹毛一怔，匆匆向泥毛迎去。“他是不是……”她不敢将话说完。族长是不是死了？

“他想和你谈谈。”泥毛说道，“你该做好准备了。我担心他已经因为这场病失去了不止一条性命。”

豹毛觉得天旋地转。这么说来，时候真的快到了。她不光觉得自己担任族长还不够格，更没有做好失去密友与老师的准备。她俯身钻进族长巢穴，尽管焦虑在毛发间迸出火花，她依然强迫自己将皮毛放平顺。

“嘿。”她柔声说着，钩星抬起头，透过昏暗的光线向她眨眼。此时的他呼吸都带着瓮声，眼里仿佛结起了云雾，但看到豹毛的刹那，这双眼睛似乎稍稍亮起了些许。

“豹毛。”他咕噜一声，但声音呛了呛便成了咳嗽，豹毛挨着他坐下，等待咳嗽消退。钩星平复下来，接着说道：“你做好准备没有？”

“准备？”豹毛眨眼看他，希望自己能真的不懂他话中用意。

“准备领导族群。”

不！她移动脚掌。“我怀疑我永远也做不好准备。”她离族长大权越近，就越觉得自己无法担起这份责任。

“我知道，你认为这是你的使命。”他轻声说，“或许果真如此吧，但那并不意味着领导力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你必须日日努力，让自己成为河族需要的族长。”他停了一会儿，好喘上气：“成为河族应有的族长。”

豹毛垂头致意。“我会尽我所能，”她说道，“我永远不会停止努力。”



钩星眼睛忽然一闪，流露出深情与顽皮。“我会看着你的，”他轻声说，“从星族。”

“我很高兴。”豹毛柔声咕噜，“你的支持对我意味良多。我会努力让你骄傲。”

“我这一辈子过得值了。”他说道，“我很高兴与我的族猫们重聚。”他的眼里聚拢深情的云彩。“我想再见到柳风，还有银溪。”

豹毛眨眼看着他，回忆起叛逆的灰色母猫，她心头隐隐作痛：“告诉她我很抱歉。”

“抱歉？”

“我本该多帮帮她的。”

一时间，钩星凝视着豹毛。“我相信你尽了所能去保护她。”他说道，“我知道你会永远保护河族。最可贵的是，你始终将族群的福祉（zhǐ）放在心头。”他轻声说：“但要保持公正，心怀仁善。不要让其他族群左右你的品性。”

“当然。”豹毛深情地看着族长。她希望钩星能留在世间，给她更多教诲，但他面上露出了她从未见过的疲态。“好好休息吧。”豹毛用鼻头碰碰他的脑袋。

钩星开始咳嗽，起初只是带着喘息，后来浑身开始痉挛（jìng luán），咳嗽仿佛狐狸对待猎物一般将他紧紧抓住，死命摇晃。

泥毛冲进巢穴，他开始为钩星顺气，脚掌沿着年迈公猫的胸口轻轻抚摩，直到咳嗽平息，变为呼哧呼哧的长喘，钩星浑身放松下来，闭着眼睛瘫进窝里。

“我们给他一会儿时间吧。”泥毛悄声说，然后温柔地将豹毛推出巢穴。

到了巢穴外，豹毛慢慢地深吸一口气。

泥毛正望着她，眼神肃穆。“你比谁都知道，要失去在意的猫有多难熬。”他轻声说。

豹毛对他眨巴眼睛，父亲声音中的温柔让她诧异。“你是巫医，你也会体验失去。”她提醒道。

“是的。”泥毛承接住她的目光，“每经历一次失去，我就感觉自己更脆弱一分，仿佛他们走的时候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但你经历的失去似乎反而让你越发强韧了。”

“是吗？”她现在可不觉得自己有多强韧。

“它们让你对自己的使命越发笃定，”他说道，“钩星的死会让你离使命更近一步。”

这些话点燃了她的焦灼。“我准备好了吗？”她问父亲。

“只有你才知道。”

“但你之前认为我没有做好成为副族长的准备。”她不依不饶，“你觉得我现在做好成为族长的准备了吗？”

“我不觉得世上真的会有猫能做好成为族长的准备。”泥毛轻柔地告诉她，“这样或许更好。如果他们怀着过度自信踏上族长之位，就更可能会犯下错误。”

“真的吗？”父亲的话使豹毛安心了些。她在这份责任面前感到准备很不充分，这会是件好事吗？

泥毛用口鼻摩挲她的脸颊。“我为你骄傲，豹毛。”他轻声说，“一直如此。我原本热爱当武士的感觉。但在你的母亲死后，我便失去了对战斗的渴望。我知道族群有时非挥起利爪不可。他们永远会有值得捍卫的东西。”他看着豹毛，眼中是明亮的希望。“但我依然期待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找到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说完，他俯身钻回钩星的巢穴，没有给豹毛回应的机会。

她凝视着泥毛离开。他始终在努力告诉自己，要让河族远离战争。她替父亲感到心痛。泥毛真以为那是可能的吗？

“豹毛。”泥毛透过苔藓呼唤她，声音透着紧张。钩星死了吗？

她匆匆钻进巢穴：“他还好吗？”

看到钩星躺在窝里呼吸，她瞬时被庆幸淹没。但钩星的躺姿很不自然，仿佛每喘一口气都是挣扎。

“时候快了。”泥毛悄声说。他往后退去，在钩星的窝旁留出空间。

豹毛补上空位，俯身凑近族长。她心跳快得异常，仿佛被悲哀紧紧抓住。

钩星似乎察觉到了她的出现，也许是感觉到了脸颊上她的呼吸。他张开眼。“我得走了。”他挣扎着想要抬起头，声音嘶哑地呢喃道，“但记住，河族只是所有族群的一部分，族群只是森林的一部分。每一次季节轮转，每一次天气变化，我们都会面临新的威胁。所有族群必须自保，也必须相互捍卫。当洪水或烈火逼到面前时，我们只有彼此。”



族长落回窝里，豹毛心脏一紧。“钩星，”她说道，“我会照顾好河族的。我保证我——”

族长又一次开口了。“有的猫不理解我们必须共享森林，有的猫以为森林只为他们而存在，其他生灵都不值一提。要当心这些猫。”他挣扎着呼吸，“当心虎掌和……”

钩星的声音小下去，没有了。豹毛皱起眉。钩星依然将影族族长称为虎掌。他糊涂了。豹毛将一只脚掌放到他的侧腹上。现在安息吧。

但他气若游丝，又说道：“像他那样的猫会不择手段寻求主宰其他猫的权力。别成为那种族长。别做出那样的选择。”

豹毛感到一阵失望。他对虎星的印象真是这样吗？要是钩星患病前曾与虎星交流过就好了。虎星所愿，只是让所有族群变得更加强大而已。“我会永远保卫河族的，”她俯身靠近，轻声说，“如果必要，我情愿献出生命。”

钩星睁眼看了看她，然后合上了眼。“也许泥毛说得对，”他气若游丝，“也许死亡并非——”

他停下来奋力呼吸，豹毛感觉族长的侧腹在掌下渐渐静止。她喉头发紧。“他走了。”她移到一旁，让泥毛将尾巴从族长的皮毛上扫过，嗅闻他的口鼻。

“是的。”泥毛轻声告诉她，“他现在和星族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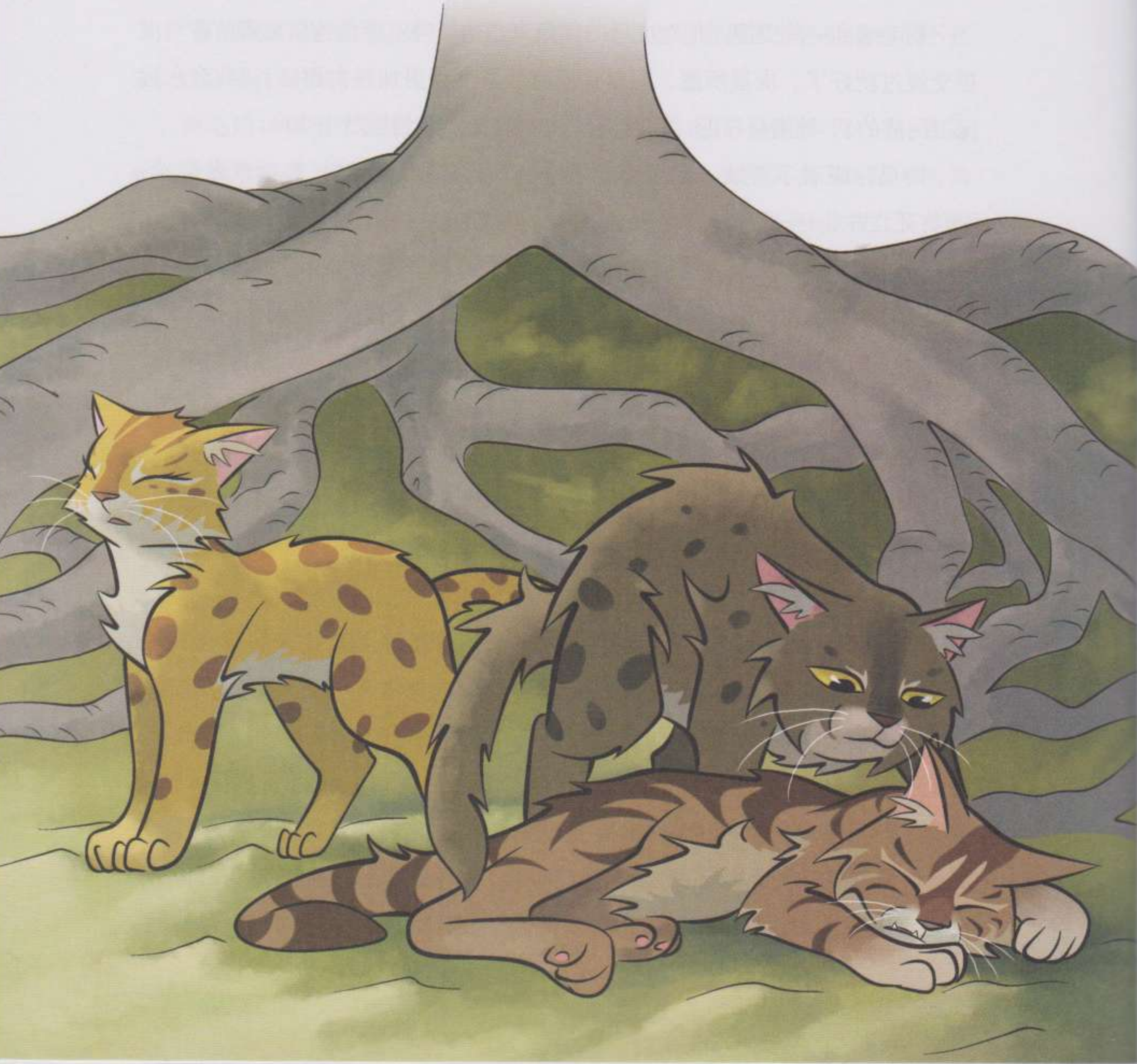
一时间，豹毛紧闭双眼。她感觉自己仿佛立于危崖边缘，崖下河流翻卷。我能做到。她将力量泵（bèng）入肌肉之中，好似准备纵身跃起，然后才挤出巢穴。

藓毛从育婴室抬起头。甲虫鼻挨着雌狐跃坐起身。族猫们如同读懂了她的目光，他们逐个起身，交换焦灼的眼神。

豹毛宣布举行族群大会。族猫们眼中怀着疑问与关切看她来到空地中央。她环顾族群，说道：“钩星已经与星族同在了。”这是她第一次以新身份向他们讲话。尽管心痛难当，但她的思维却如泉涌般清明。“他是一位伟大的族长，结识这样的武士是我们的一生之幸。我希望自己不会辜负他做出的榜样。他留下的掌印不小，但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的贡献将它们填满。”她慢慢环顾四周。甲虫鼻眼中水光晶莹。巨步与荫皮睁圆了紧张的眼睛。响肚向钩星的巢穴投去悲伤的目光。豹毛胸口紧绷，她想缓解族猫们的悲痛，她想安慰他们。

“去世前，钩星告诉我，我们只是森林的一部分。每个季节都会带来新的危险。他说当洪水来袭、烈焰燃起时，我们只有彼此可以依靠。”

族猫们满怀希望地看着她。他们想知道的是河族会安然无恙，就算钩星去世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她恭敬地低了低头。“钩星说得对。我们必须相互照顾。我会确保这一点，在此向大家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保护大家。”她扬起口鼻，“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第五章 成为新族长

“泥毛？”豹毛在黑暗中悄声呼唤。她的声音在洞穴的岩壁间回荡。“我该什么时候去碰月亮石？”

“快了。”泥毛的脚掌从石面上扫过。洞顶高悬，有个缺口，透进来的星光只够豹毛勉强辨认他的身影。他正期待地抬头张望，洞内的寒意让他微微蓬起了皮毛。

豹毛移动脚掌，掌下的石头冷得像冰。会是哪些星族猫来赐予她九条性命呢？她肚子揪紧了。有好多猫她渴望见到，其中一些她又害怕见到。白牙会在吗？她很高兴泥毛陪她一起踏过了翻越荒原到高石山的漫漫长路。“仪式会持续多久？”

就在她向巫医眨眼的刹那，月光割裂了黑暗。银辉落到月亮石上，亮起的晶石如洒落水面的阳光，在无尽的涟漪上摇曳出粼粼的微光。

豹毛眯起眼睛往后缩：“太亮了。”

“去吧。”泥毛轻轻把她往前推。

她紧张不安地走过岩石地面，停在璀璨的月亮石旁，冷空气渗入她的皮毛深处。她闭上眼睛俯身向前，用鼻头触碰岩石。地面似乎消失了。她心脏一提，月光围着她如旋涡流转。片刻间，豹毛感觉自己直往下落，可转眼掌下便传来草地柔软的触觉。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身处某个阴暗的山谷中。她抬起头，望见黢（qū）黑的天空中有星点盘旋。看着点点银光打着转来到她周围，她屏住呼吸。随即，她嗅到了河流，嗅到了荒原与森林，所有族群的气味都混杂在一起。接着就在瞬息间，坡上挤满了星光熠（yì）熠的皮毛。无数面庞低头俯视她，一双双眼睛神采飞扬，一片片皮毛闪烁着微光。

豹毛目不暇接，努力克制趴到地上的想法。全星族都来了吗？

一只大个头的银色长毛公猫走上前，来到豹毛跟前，颔首致意。“欢迎来到星族，”他的声音似乎在那浓密的银色皮毛下隆隆回响，“我是河星。”

豹毛眨着眼看他，一时失语。河族的开族族长来到了她的族长仪式上。她僵硬地垂下头，暗自思量这样与来自远古的公猫打招呼合不合适。

“当河族需要力量之时，你会为他们带来力量。”他迈步走近，“以这条生命，我赐予你接纳。”

“接纳？”豹毛惊诧地耸动皮毛。接纳肯定是针对弱者说，针对没有其他选择的武士。

河星眼神闪动。他眼里是有笑意吗？“你会需要的。”他探长身子，鼻子触碰豹毛的脑袋。涌过的新生命在她皮毛下激起火灼火燎的剧痛。她试图瑟缩一旁，但脚掌却仿佛在地上生了根。周围似有水光闪动，视线边缘掠过鱼影，风呼啸着在她看不见的树林中穿行。



当河星退开时，她惊抽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同新生的幼崽一样脆弱。如果接受生命是这种感觉，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扛得住再来八次。在豹毛颤抖之时，河星迈步走开，消失在身披星光的众多身影中。

另一只猫踏上前来。

“白掌。”她心中雀跃，想要奔上前去与对方打招呼，向他道歉。“对不起，”早已淡去的哀伤又一次尖锐得撕心裂肺，“我把你训练得和我太像了。”

白掌对她眨眨眼，眸子里亮着星光。“你把我训练成了一名忠诚的河族武士，”他轻声说，“这是我毕生所愿。”他俯身靠近。“我用这条命赐予你共情的能力，因为你总能理解我的感受。”他用鼻头触碰豹毛脑袋的刹那，紧紧攥住豹毛心脏的悲伤似乎消融了。这一次没有痛苦。暖意拂过周身，如落叶季的阳光般轻柔。公猫退开了。她睁开眼睛眨了眨，希望对方能够停留下来。“白掌。”她有好多话要跟对方讲，但白掌转过身，回到了族猫之中。

另一只猫占据了白掌的位置，豹毛一眼便认出了他。“雹星。”她立刻低头致意，“我很荣幸。”

“在抗击家鼠时，你战斗得英勇无畏，”他说道，“你素来拥有胆气与决心，一定会成为河族最伟大的族长之一。”

她难为情地看看自己的脚掌。她的勇气被老族长记住了。

“在这条生命中，我赐予你胆识。”雹星用鼻头触碰她的脑袋，剧痛又一次将豹毛撕裂，她不得不紧咬牙关才没哭喊出声。属于雹星的回忆如利爪般在她四周飞舞——屈伸转折的身体，咔嚓合拢的利齿，还有尖声呼啸的仇敌。血腥味灌满鼻腔，她强压下惊惧。接着，一切淡去，她睁开眼睛。

雹星正注视着她。她平复呼吸的同时，雹星再度开口说道：“要用生命捍卫你的族群。”

雹星走开了，另一只猫停在豹毛面前。她认出了蛙跃，当下心痛难忍，却只能无言地望着他。蛙跃咕噜起来，被星光点亮的眼中洋溢出深情。“以这条生命，我赐予你奉献之心。”他低声说道，“因你对你的族群呕心沥血。”接着，蛙跃碰碰她的脑袋。豹毛感觉水浪压向周身，挤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她挣扎着想要摆脱。但水压太沉重了，无路可逃。她只得停止挣扎，就在这一刻，水势一松，她感觉水浪如同母亲充满爱意的怀抱般将她拥在其中。

幻象消散，豹毛身形不稳，勉强立住。她不知道族长领受性命时是否都会这么痛苦。这么强的痛苦是本该发生的吗？她对蛙跃眨眨眼："小木和小知更和你在一起吗？"

蛙跃眼中神采一振："是的。"

"很抱歉，我没能救下他们。"

"在这里，他们也被爱包围。"蛙跃转身走开，另一只猫代替了他的位置。

"橡心。"她礼貌地点头，问候河族副族长。

"你长大了。"橡心赞许地说，"也从钩星那里学到了很多。"

"他到这里了吗？"她问橡心。她会见到钩星吗？

"他在休息。"橡心告诉她，"那是他应得的。"橡心的鼻子触碰她的脑袋。"我赐予你这条生命去学会团结，如此河族才永不会遭受分裂。"豹毛缩起身子，但当橡心的吐息在耳际拂动时，她却只感到腹中的决心如琥珀般越发坚定，仿佛被阳光浸润，焕发出温暖的金辉。

她点点头，橡心走开，另一只猫从星族武士的行列中走了出来。豹毛眨着眼看向对方。朝她走来的正是银溪。

"对不起。"豹毛脱口而出，"我该给你你真正需要的帮助，而不应自以为是。"

银溪的蓝眼中充满了怜悯。银溪停在豹毛面前，凝视她。"伴随这条生命，我赐予你宽恕。"银溪说完，用鼻子触碰豹毛的头。愧疚如烈焰燃遍豹毛周身，其间痛楚让她窒息。接着，灼烧感散去了，平和亲切的感觉如一条尾巴从面颊上轻轻扫过。她被宁静包围，银溪转身离去。

豹毛在她身后喊道："小暴和小羽在河族很安全，也很开心。"

银溪回头看她。"我知道，"她轻声说，"谢谢你带他们回家。"

星光璀璨的白色毛发让豹毛一时目眩，接着，她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白牙。分辨出老师熟悉的气息，她的心雀跃不已。

"我为你骄傲。"白牙说。他眼神明亮，豹毛咕噜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白牙咕噜着回应。"哑口无言可不像是你的风格。"他俯身向前，继续说道，"以这条生命，我赐予你耐心。"

豹毛感觉到口鼻的触碰，再度咕噜出声。她什么时候有过耐心？她脑中出现自己还是幼崽时，缠着白牙教她战斗动作的画面。接着，她感觉族群生活围



绕自己飞快进行，匆忙又迅疾，族猫们的一片片皮毛，一张张面孔似乎都模糊起来，与在树叶间呼啸的风一样。而她站在中间的空地里，静默不语。

当她睁开眼睛，白牙已经走了。悲痛撕扯着她的心，接着，她听见了一个轻柔的喵呜。

“豹毛。”日鱼的双眸在她眼前闪烁。

豹毛想将口鼻紧紧贴在好友的脸颊上。可她不敢妄动。“你在这里开心吗?”她问。

日鱼平静地对她眨眨眼，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很开心。”

豹毛感到一块石头在心里落了地。日鱼俯身靠近，豹毛咕噜起来。

“伴随这条生命，我赐予你友谊。”豹毛与朋友触碰鼻头，觉得自己从水岸边飞掠而过，脚掌几乎没有碰上土地便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如一尾游鱼般同水流嬉戏，阳光在她头顶的水面上闪烁。豹毛感受到强烈的快乐，她从幼崽时起就没有这么开心过了。她眨巴着睁开眼，想看挚友最后一眼。

但日鱼已经不见了，站在日鱼先前位置上的是一只姜黄色和白色相间的母猫。豹毛抽动鼻子。母猫的气味好像是熟悉的，但她却不记得自己曾见过这只猫。

“我是亮天。”母猫说道。

豹毛欣喜得尾巴发颤。是她的母亲！她对亮天眨眼。“泥毛很想你。”她垂下目光，胸中微微泛起悲伤的刺痛，“我也是。”

“我知道。”母猫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多希望自己能抚养你长大。尽管我不能陪伴你，但我依旧爱你。”她向豹毛的头探出口鼻。“我给你这条性命——你的第九条命——也赐予你爱。”她说道，“一个母亲给予孩子的爱。”

豹毛僵在原地，痛苦刺穿了她的心脏，让它变得越发强硬，直到不剩下丝毫恐惧。其中蕴藏的力量与凶猛让她大吃一惊。这条生命没有半分温和的感觉。母亲之爱就是这样的感觉吗?

亮天退后，眨眼看她。“现在你的族猫就是你的孩子，”亮天说道，“他们的安危有赖于你的力量。你务必为他们而战，不可恐惧，不存怜悯。”

“我会的。”豹星迎上她的目光，“我发誓。我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保护。”

豹星与泥毛回程抵达营地时，时间恰在黎明前。

“去睡会儿吧。”泥毛将尾巴朝钩星的巢穴弹了弹，对她说道。现在那是豹星的巢穴了。但她觉得自己还不打算睡觉。她想揭开这一天的帷幕。她给河族制订了许多计划。要做的有很多。

泥毛将她推开。“就睡一会儿吧。”他说，“今晚有森林大会。你需要休息。”

豹星躺进族长巢穴，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一个个念头将她脑海塞得满满当当，旋涡般转得飞快，或许迷迷糊糊就成了睡梦。她也不大清楚。但曙光透过垂搭在巢穴入口处的苔藓帘时，她已经睁开了眼睛。她决定了。自打将太阳石输给雷族后，河族变得过于依靠河流。洪水便是明明白白的佐证。如果他们还想熬过秃叶季，就需要更多土地。钩星已经死了，反对的声音也随他而去。夺回太阳石的时候到了！

豹星爬出窝铺，伸个懒腰。尽管巢穴被重新编织过，但依然残留着钩星的气息。她本希望在月亮石举行仪式时，钩星会到场赐予她一条性命。但或许，他在世时就已经将她需要获得的一切都教给她了。

豹星用鼻头挑开苔藓帘，钻出洞穴检视营地。刺牙在营地围墙边上浑身僵直地伸懒腰。木毛用鼻头在猎物堆上不再新鲜的猎物残余中挑拣。杉皮在不远处享受一日之初的阳光。豹星眯起眼睛。这三只公猫毛发日渐发灰，他们现在好像觉睡得越来越少，动作也越来越迟缓。她意识到他们已经老去了。

石毛从武士巢穴中走来。他的蓝灰色毛发在清晨的光线中闪动微弱的光泽。他对族长点点头，随后从猎物堆里捡条僵硬的鲈鱼，带去了育婴室。

豹星看着他，族群渐渐复苏，她的族猫们从各自的巢穴中迷蒙地钻出来。水獭斑点头打招呼。黑掌和芦苇尾对她眨眨眼。灰条往育婴室走去。族群知道她已经领取九命归来，他们似乎对她有些小心翼翼，或许是因为她身上依旧留有星族的气息。

石毛在他们中间穿行，停下来与这名武士交谈，又同那名武士讨论。他往学徒巢穴的方向呼喊，确保曙爪能赶在巨步找她之前醒来。他又一次在育婴室驻足，好将吃完的鱼骨清走。豹星之前就发觉这名武士对族猫们关切在心，若说到他的技能与勇气，她也觉得无可挑剔。

“所有年龄够大，能够游水的猫到这里来听我讲话。”豹星感到一阵激动的

战栗随着这些话涌过全身。她曾多少次听着这些话从钩星口中传出啊。现在，这是她的族群了，她有许多要同他们分享的计划。她简直等不及会议开始了。族猫们聚拢在周围，她挥舞尾巴，享受他们等她开口时眼中流露的尊敬。

“我昨晚领取了九命，”她大声说，“我现在是豹星了。”

“豹星!”黑掌率先呼喊她的星名，其他猫也随之应和进来，一双双眼睛炯炯有神。

“豹星!”

“豹星!”

她咽下咕噜声。“我已经对副族长的选任做出了决定。”她环顾族群，欢呼声消退下去。芦苇尾挪动着脚掌。响肚竖起了耳朵。

她的目光停在石毛身上。石毛看着豹星，眼神里有疑问。

“石毛已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了他的勇气与忠诚。我相信他会成为河族优秀的副族长。”

“石毛!”雾脚快步奔到同窝手足身旁，将口鼻紧紧贴在他脸颊上，族猫们也跟着欢呼起来：“石毛!”

豹星欣喜地眨眨眼。看来他们很满意她的选择。她扬起嗓门压过族猫们的欢呼声，再度开口道：“森林大会就在今晚举行。田鼠掌、黑掌和甲虫鼻会与我和石毛同去，另外还有雾脚和锦葵尾。”她瞥向曙爪，学徒正自豪地坐在她的老师巨步身旁。她是育婴室里最早获得学徒名号的幼崽，但要不了多久，小樱草、小矛和小芦苇就会和她一起住进学徒巢穴了。“巨步，”她对壮实的棕色虎斑公猫点点头，“我希望你也出席，带上曙爪。她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曙爪兴奋地竖起毛发，立刻在巨步身旁坐立不安起来。豹星将目光转向刺牙。她对年长的武士颔首道：“我认为你应该搬进长老巢穴了。”随后，她看向木毛和杉皮。“你们也是，”她轻声说，“你们理应休息了。让别的猫为你们狩猎吧。失去灰池的痛苦仍在大家心中，但长老巢穴不应该长时间空置。你们的迁入，会为族群带来温暖与智慧。”

木毛咕噜起来：“也会让爪字辈有清理的活儿干。”

杉皮瞥一眼曙爪：“你会整天忙着给我们挑蜱（pí）虫，都没时间训练了。”

“别担心。”看到年轻学徒惴（zhuì）惴不安地张大双眼，豹星安慰她说，“你很快就会有同巢伙伴了。”

刺牙拱起脊背，伸了个懒腰：“我想，休息一下也无妨。再说，既然我都成瘦巴巴的长老了，那我说啥你们都得听着了，是不是？”

豹星被逗乐了，抽抽胡须。“你如果有什么建议，我肯定会纳入考虑的。你们三个都是。感谢你们。”

会议结束后，豹星对石毛点点头：“我希望在你组织今天的巡逻队之前，先和你聊两句。”

“当然。”石毛穿过空地，族猫们则各自回去梳洗毛发，伸展腿脚，在空地





里闲谈了。石毛来到她面前，对她点头致意。“很荣幸成为你的副族长，”他说道，“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能有你这样的武士从旁辅佐，是我的幸运。”她注视族群片刻，“河族需要加强实力。我想增派边界巡逻队，早晚都要。我还希望亲自监管学徒训练，不过这方面你也该留意些。曙爪和幼崽们必须成为河族史上最优秀的武士。影族有了新族长，雷族总是贪心不足，而风族也开始活动爪子了。我们需要随时准备保护我们的土地和族猫。”

石毛点头称是。“我同意。”他说道，“我再也不想看到有族猫挨饿了。”

豹星赞许地对他点点头，自己果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石毛是否做好了为河族而战的准备呢？“我已经决定了，唯一能确保我们的族群吃饱肚子的办法，就是扩张领地。”她打量着石毛，试图看透他的反应。石毛的目光陡然犀利起来，充满了兴致。“我计划夺回太阳石。”她告诉石毛。

“什么时候出动？”

“我们做好准备就出动。”

“好的。”

豹星感觉自己双肩一松。石毛会支持她。“这件事务必不能让灰条知道。”族长说道。

石毛眉头一皱：“你不信任他？”

“你信任吗？”

石毛迟疑了：“我希望能够信任他，但他还是显得与火心交往过密。也许我们今晚应该带他去森林大会。这能给他一个证明忠心的机会。”

豹星眯起眼睛。她不想让灰条有任何靠近雷族武士的机会，但石毛说得也有道理。在森林大会上，他们可以观察这只公猫到底对曾经的同巢伙伴亲近到了什么程度。“好的。”她轻声说，“你告诉他加入队伍吧。”

豹星故意延后了率领队伍前往森林大会的时间。她希望钩星的死讯能由自己直接宣布，不想给其他族群留出妄加猜疑的时间。现在她是河族族长，他们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空地里猫头攒（cuán）动。影族、雷族和风族都已到达。蓝星坐在巨岩顶

上，目光在四棵树山谷中来回扫视，蓝灰色皮毛在清亮的月辉下映着微光。

“记住了，”他们抵达坡底时，豹星对石毛嘱咐道，“从其他副族长那里尽可能多打探消息，自己则能少透露就少透露。”

石毛点点头，走开了。队伍的其他成员已经钻进猫群。豹星发觉灰条用鼻头开路，直接冲着火心去了。他似乎没兴趣和自己的族猫相处。豹星朝他的方向眯缝眼睛，心中感叹要查明这只公猫的忠诚所属，实在用不着花多少时间。

但现在没时间操心这个。今晚，她即将第一次对所有族群讲话。豹星深吸一口气，随后扬起尾巴，用肩膀在熙熙攘攘的猫群中挤出了一条路。

虎星和高星站在巨岩脚下。看到她的加入，他们似乎并不惊讶。

“豹星。”虎星摆出庄严的姿态，颔首道，“恭喜恭喜。”

高星肯定把她领取九命的事情告诉虎星了。头天夜里，她和泥毛穿过荒原去往高石山时碰上了一支风族巡逻队，她不得不向他们解释钩星的死讯，告知他们自己是在去月亮石的路上。

“为你们的损失深表遗憾。”高星说道。

“钩星是在他的窝里去世的，走得很安详。”她客气地点头回应他们。

“很高兴他没有受苦。”高星轻声说。

虎星眼神炯炯：“所以你现在是族长了吧？你的副族长是谁？”

“石毛。”她的目光从猫群中扫过。灰色公猫开始和其他副族长分享信息了吗？

“有意思的选择。”虎星的声音里有一丝锐利，这让豹星愣住了。他觉得哪里有意思？豹星被自己的好奇惹恼了。她管这些做什么？无论虎星对河族事务抱有什么看法，都无关紧要。

她跃上岩石，点头向蓝星打招呼。雷族族长眼神空洞地看了她片刻，然后颔首回应，此时虎星和高星也跳到了她们身旁。

下方集结的猫群一个个将目光转向了巨岩。

虎星点头示意豹星上前。“你的消息最要紧。”他说道。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尊敬，豹星强压住激动的战栗。“多谢。”

这便是她的期待，期待与虎星这样的武士共享巨岩上的高位。她迈步来到石头边，低头俯视众猫。看到这么多张脸庞回望自己，豹星的心怦怦直跳。她

强迫自己放平皮毛。“我们的前族长钩星已经升往星族了，”她告诉他们，“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族长，河族族猫都为他的离去感到伤心悲痛。现在河族的族长由我担任，石毛是我的副族长。昨天晚上我去了高石山，接受了星族赐予的九条性命。”

高星挥舞尾巴：“所有族群都会怀念钩星。但也愿星族保佑河族在你的领导下繁荣昌盛。”

豹星等着蓝星开口。雷族族长按理也该送上自己的祝贺吧？但蓝星正低头凝视山谷。下面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她的注意力？豹星清清喉咙，可蓝星的目光依然如故。她在把我当空气？愤慨从豹星的皮毛下掠过，她注视着雷族族长。蓝星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豹星现在当上了族长。老猫的眼神依然锁定在猫群间。她究竟在看什么？也许她根本没有听豹星对与会众猫的讲话。

豹星见蓝星没有说话的意思，只得重新开口，以免森林大会在沉默中继续举行。她分享了灰池的死讯。长老的死带来的哀伤一时又在她胸中涌动，她看向雾脚和石毛。灰池养大的两名武士眼中倒映出与她同样的悲伤。

她发言完毕，虎星接着分享了影族的日常信息，无非是新晋学徒和幼崽出生之类的琐事。但他发言时神态中流露出的自信，倒真让豹星对经过断星暴政、瘟疫摧残又接连失去了族长与副族长的影族多出了几分相信，看来他们的实力正在恢复当中。

蓝星的目光依然紧锁在猫群中。

“蓝星？”豹星轻声唤她。

蓝星看向豹星，一时间她的眼中显露出迷茫的神色，接着，眼神重新聚起焦来。豹星发现雷族族长微光闪烁的蓝眼中有怒意闪过，顿时一阵惊诧。蓝星大步踏向巨岩前方，她从高星边上挤过时将风族族长撞到了一边。豹星迅速跳到一旁，免得挡路。蓝星的目光转向聚集的众猫。“接下来我要讲话。”她低吼着，目光狠厉地瞥了高星一眼。

“各族的猫们，”蓝星的声音冰冷而愤怒，“我带来了有关盗窃的消息。风族武士一直在雷族领地里进行偷猎！”

怒喝声顿时在山谷中爆发。豹星往后退去，毛发倒竖，眼瞧着风族武士们一个个跳起来，群情激奋地指责蓝星无端污蔑。

“拿出证据来!”一根须冲蓝星高喊，“只要能证明风族哪怕偷了你们一只老鼠也算数!”

“我有证据!”蓝星眼里燃烧着怒火。

高星竖起了颈毛，但蓝星似乎无所畏惧，疾言厉色地大发雷霆，豹星都担心战斗会直接爆发在巨岩上了。她瞥一眼虎星。虎星正端坐在岩石后部，观察蓝星和高星互相指责，皮毛上没有掀起半分波澜。

“真是一堆老鼠屎!”高星咆哮道，“风族一样丢了猎物。我们也在领地里发现了兔子残骸（hái）。我要对你提出指控，蓝星，我倒要说是你放任自己的武士来我们的领地偷猎，还先反咬我们一口来掩盖罪行!”

高星蓬开了黑白相间的毛发，虎星恰在此时与豹星目光相遇。他戏谑地抽抽胡须。他觉得这场对骂很好笑吗？接着，他向前走来，开了口。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虎星平静地对高星说，“每只猫都知道，自从大火



之后雷族领地里的猎物便很稀少。蓝星，你的族群吃不饱肚子，而且你的一些武士——”他的目光扫向下方的火心，“对风族领地的情况相当熟悉。”

虎星的话惹得蓝星眼中怒光如炬。她转向虎星。“住口！”她嘶吼道，“离我和我的族群远点儿。这件事与你无关！”

“这件事关乎森林里所有猫，”虎星冷静地回答，“森林大会上各族应该和平相处，如果星族发怒，我们都会遭殃。”

“星族！”蓝星此时已啐（cuì）得口沫横飞，“星族已经抛弃我们了，如果迫不得已，我就要和他们血战到底！我只关心我族群的生计——”

豹星注视着雷族族长。与星族血战到底？她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族长认为自己的族群遭到了星族的抛弃？豹星眯缝起双眼。蓝星的神志显然是不大清楚了。而虎星则似乎乐于见到她情绪爆发。

蓝星和高星相互威胁，豹星静静地等在一旁，不知星族为什么还没有送来云层遮盖月亮。他们的祖灵难道也在以这场争斗为乐吗？虎星显得扬扬得意，好像他的介入将事态引向了他预料中的发展方向，一分不差。他难道是故意引诱蓝星上钩的？

这个想法犹如在豹星心中种下了恶作剧的火花。忽然间，她好奇要是自己也给雷族族长下个套，会发生什么？蓝星会不会又勃然大怒，大闹一场呢？或许此时正是她宣布对河族未来规划的最佳时机。

豹星从虎星和高星之间走过。四大族群在下方焦躁不安地挪动身子，仿佛一群紧张的游鱼。

“那场大火是个悲剧，”她对下方的猫群高声说，“森林里的每一只猫都深表同情，但近来遭灾的不只是你们雷族。”她瞄一眼蓝星。“你们的森林终归有恢复生机的一天，到时猎物又如往常一样丰富了，但两脚兽们侵入我们的家园，丝毫没有离去的迹象。在上个秃叶季，我们的河流变成了一条毒河。吃过河鱼的猫都生病了。谁能保证这种事不会重演呢？我无意为风族说话，但河族比雷族更需要富饶的猎场。”她知道空地里的每只猫都会听懂她话语中蕴含的威胁。对河族来说，扩张领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入雷族领地，而最显眼的袭击目标就是太阳石。豹星观察着蓝星，等待她的回应。想来，她定会怒火中烧吧？



蓝星和蔼地冲她颔首。“你说得没错，豹星。”蓝星轻声道，“河族的日子过得确实很不容易。不过你的族猫身体强壮，品格高贵，我知道你们一定能渡过难关。”

豹星意外地眨眨眼。蓝星都没发觉自己被挑衅了？豹星试图读懂雷族族长的神态。她藏起了愤慨吗？不，没有怒火的迹象。蓝星皮毛平顺，耳朵也没在抽动。她看豹星的眼神满是平静。

雷族族长非常不对劲。她好像糊里糊涂的。缺少了强势的族长，任何族群都会变得脆弱可欺。何况雷族还经受了火灾的侵袭。这是夺回太阳石的绝佳机会。

豹星迟疑了。在雷族实力虚弱之时进攻他们，会不会不光彩？她瞥一眼虎星。换作他会怎么做？

虎星迎上了她的目光。他微微睁大眼睛，仿佛在鼓励豹星。他是否在告诉豹星只管按照计划，大胆去做？如果她裹足不前，虎星或许会把她也看成柔弱之辈。每只猫都清楚，太阳石是河族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雷族猫天天在太阳石狩猎巡逻，好像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拥有者，这对河族而言堪称奇耻大辱。

由她拨乱反正的机会到了！

她终于可以恢复曾被钩星放弃的势力平衡。而且今时不比以往，夺回太阳石要容易得多。豹星激动地竖起皮毛。也许这坦荡的前路是星族的安排。他们可能期待着太阳石能够回到理当拥有它的族群掌中。当然了，得要多愚钝，多不知好歹，甚至可以说是多鼠脑子的猫，才会拒绝将这绝佳的局面为自己所用？

第六章 背叛之痛

豹星挥动尾巴。她呼吸急促。身后爆发出战斗的呼号声，族猫们依然在战斗。这一次，他们会成为赢家。这一支小小的雷族巡逻队没能力阻止他们夺回太阳石的决心。

她眯起眼睛抵御刺目的阳光，低头查看石沟。这里依然结着晶亮的早霜。蓝星留在她侧腹上的爪痕有些刺痛。她看到雷族族长试图逃进沟渠的阴影之中，但她不打算让雷族族长轻易逃走，她得亲耳听见雷族族长承认，太阳石现在再度物归原主了。

她发现蓝星被堵在石沟当中，立刻提起了神。看见雾脚和石毛追上雷族族长，她喜不自胜，心跳都加速了。他们已经将蓝星按倒在地。他们会杀了蓝星吗？她皱起眉头，更加仔细地看去。他们在僵持。

豹星张开嘴想问他们还等什么，就在此时，她看见一抹火焰色的皮毛从天而降，将石毛推开了。

是火心。不自量力！雾脚吼叫着亮出利爪，豹星暗暗替她鼓劲。火心以为凭自己就能打退两名技艺精湛的河族武士吗？但三名武士并没有如她预期般打成一团，火心反而对雾脚和石毛说起了话。她能听见火心的声音，可是听不清楚具体内容。雾脚放开了蓝星。石毛往后退去。火心立刻从他们俩身旁跃过，将蓝星抵在岩石上，拦到了族长面前。

火心在对他们说什么？豹星竖起耳朵，努力听火心接下来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听这只自以为是的宠物猫讲话？她腹中闪过暴怒。朝火心进攻啊！

她必须亲自解决这事了。豹星怒吼一声，跃下石沟。

一声惊叫在她头顶响起："火心！当心！"

她认出了这个声音。灰条！她霎时怒意暴增。灰条背叛了她。伴随着耳中血液涌动的咆哮声，她一头撞上火心。她会让火心付出代价，然后再将怒火指向灰条，叫他好看。

火心轻而易举地被她撂（liào）倒在地。激战之后，火心已经力不从心了。豹星用后爪抓挠火心的腹部。她打算现在就送火心上路。宠物猫别想成为族长。她决不允许这种事发生！火心在她身下扭动，拼命想逃，却被她揪得死死的。她看准对方的咽喉，龇（zī）出獠（liáo）牙直扑而去。

身后有利爪将她攥住了，随后把她往后拖，拽离了火心的身体。豹星倒抽一口凉气，伴随着从皮毛间闪过的慌乱，她被放翻在地，两只硕大的灰色脚掌把她紧紧摁住了。

“灰条！”她的怀疑从未有错。灰条在河族营地里就是为了给雷族当耳目。“他本来逃不掉了！”她气得差点儿没法把这些话从口中啐出来，“我听见你刚



才说了什么，你给他报信！”

灰条放开了豹星，向后退去。她爬起身来。雾脚和石毛呢？她想让他们杀了这个叛徒。但他们已经无影无踪了。她发出警告的低吼，目光紧紧锁住灰条。

灰条正望着她，一对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满怀恐慌：“对不起，豹星。可火心是我的朋友啊。”

她一当上族长就该想办法除掉这个狐狸心的。我早该听从虎星的劝告。

血珠挂在毛发间，被她抖落。火心躲在灰条背后看着她。火心受了伤，此时几乎站不起来。她能嗅到这只公猫散发出恐惧的气味。“你一直对河族怀有二心，”她嘶吼道，“那好，我再让你选一次。给我进攻你这位朋友，否则永远滚出我的族群。”她瞪着灰条，知道他肯定不愿伤害火心。她只想亲眼看着灰条承认自己的背叛。他当然会抓住这个机会逃回雷族去。为什么不呢？他的不忠不信已经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不会再有武士相信他加入河族是为了亲近自己的幼崽。那是谎言。至于他对银溪的爱？那也是谎言吗？在灰条惊惶的目光中，豹星低声长啸。“嗯？”她吼道，“你还等什么？”

灰条瞥一眼火心。

你在等他替你作答吗？豹星噘起嘴唇，你自己没脑子还是没嘴？

“对不起，豹星。”灰条垂下了头，“我做不到。你惩罚我吧。”

“惩罚你？”他以为自己只是偷猎被逮了现行这么简单吗？难道背叛对他而言不值一提？愠（yùn）怒叫豹星喘不上气来。“我要把你放逐到森林里，让狐狸追杀你！叛徒！我要——”

头顶上方的岩石间传来吼声。黑掌的脑袋从沟渠顶部探出来，眼中惊慌闪烁：“雷族派来增援了！”

豹星怒视着黑掌。

“我们寡不敌众！”黑掌哭号道，“我们赢不了了！”

她只能另找时间报仇雪恨了，族猫们还需要她。豹星纵身一跃来到黑掌身边，奓开毛发，看见雷族武士们从太阳石上鱼贯而来。“撤退！”

她一抖尾巴示意武士们向河流方向后撤，自己原地守卫，为从身旁奔过的族猫们断后。懊恼在她的皮毛下随着血液搏动。豹星跟着他们撤到河边，始终留意着斜坡上方，做好在族猫们跃入水中，游向对岸的过程中保护他们的准



备。雾脚和石毛已经爬上了对面的河岸。她看见他们回头张望太阳石，交换了几句言语。他们眼中有恐惧掠过。那只宠物猫对他们说了什么，竟吓得他们临阵脱逃？

雷族猫拥下斜坡追了过来。最后一名河族武士扎入河中后，豹星才跟着他们跃下水往对岸游。她爬出河流，回头望向太阳石。雷族武士们有的在顶部一字排开，有的挤在岸上。他们发出胜利的号叫。豹星对他们怒目而视。这事没完。这事永远没完。要不是横遭背叛，她早就赢下这一战了。

她扬起口鼻。“灰条是叛徒！”她口齿清晰地喊道，好让这些话传到河水那边去。她想让雷族和河族都把她的话听个清楚。“倘若再在河族领地上看到他，我要他的命。”

抵达营地前，豹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强烈的愤怒让她无话可说。黑掌与芦苇尾一瘸一拐地走在她前面，在芦苇丛中穿行。石毛一直处于她视线范围外。她踏入营地时，才看见石毛和雾脚一起站在空地的另一头。荫皮和响肚已经在舔舐伤口了。长老巢穴外的木毛与杉皮投来焦急的目光。他们什么也没问，心里肯定猜出战斗并不顺利了。

泥毛快步向豹星走来。他嘴里叼着一个叶子包。“你受伤了。”他轻声说着将叶子包放到地上打开，检查起她侧腹的伤口来。

她往后退开，挥动尾巴。“先去照顾别的猫。”她喝道，“我没事！”

泥毛瞅她一眼，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叼起叶子包朝荫皮走去。

豹星走向石毛和雾脚。他们看着族长接近，好似兔子见了扑下来的鹰。“发生了什么？”她来到跟前，厉声责问，“那只宠物猫对你们说什么了，让你们连继续战斗都做不到？”他们也是叛徒吗？灰条难道将这两只同窝猫也挑唆（suō）到了她的对立面？豹星怒火攻心，血液在脚掌中涌动。

他们不安地对视一眼。

豹星眯起双眼：“嗯？”

石毛垂下了头。“蓝星脑子完全不清醒，”他低声说道，“火心说伤害她就太玷污荣誉了。”

豹星嘶吼起来：“他说你就听进去了？”

“因为他说得没错。”雾脚迅速说道，“蓝星脑子糊涂透了，好像连是谁在

攻击她都搞不明白。”

“攻击她就像攻击幼崽一样。”石毛附和道。

豹星强迫自己放平毛发。石毛说得也有道理。但这无法改变他们战败的事实。“你们的荣誉让我们失去了一个不错的猎场。”她咆哮道，“你们俩接下来一个月要参加双倍的巡逻，把损失给我们补回来！”

石毛垂下目光。“遵命。”他喃喃道。

至少他还摆出了承认错误的姿态。豹星将视线转向雾脚。

“我们很抱歉。”灰色母猫盯着脚掌，声如蚊蝇。

豹星的愤怒稍稍平息了些。“冷血无情地杀死蓝星是错误的做法，”她承认，“但火心呢？我不得不独自对付他。灰条后来袭击了我。而你们俩连影子都没一个，我在他们两个面前直接落到下风了。”

石毛看着她，闪烁的眼里流露出羞愧。“对不起，”他轻声说，“我回去加入岩石上的战斗了。”

“我们以为你对付得了火心。”雾脚补充道。

“我们没料到灰条竟然敢攻击你。”石毛对她眨眨眼。

我也没料到！

她从未信任过这只猫，但没有料到灰条居然会在战斗激烈之际对她挥爪相向。她太宽容了。她早该在钩星死后立马将他放逐。当她想象虎星会怎么说时，一阵冷战顿时从全身涌过。虎星肯定会嘲讽她的优柔寡断。真正的族长早就把这种事处理掉了。

战斗前便凉爽干燥的天气一直持续了下去，之后的几天，族群醒来便是寒霜。豹星下令增派狩猎巡逻队，这天早上，她亲自领了一支队伍去河边。

来到河岸上，她的心沉了下去。河流上冻了。

黑掌盯着河面。“河水结冰太早了啊。”他沮丧地说道。

莎草涓用脚掌戳了戳冰层：“太厚了，砸不开。”

豹星将一声低吼压回去。族猫们的声音里透着挫败。但提前来临的寒流并非他们的过错。她不打算派武士们下到刺骨的冰水中捕捉冰层下的鱼，这样太危险了。

她盯着河流看，脑子越转越快。“我们得派更多狩猎队到森林里去。”她说道，“如果迫不得已，那就跨越边界。风族土地上肯定还有丰富的猎物。”

黑掌焦虑地看着她：“那不会引起战斗吗？”

豹星怒视黑掌：“你怕风族？”

“不怕。”黑掌立刻回答。

豹星的目光跨越河流，落到了阳光下明晃晃的太阳石上。她腹中翻搅着怒意。“只要有必要，我们就什么都得做。”她低吼，“我不会让我的族群挨饿。”

愤怒始终啃噬（shì）着豹星。他们沿河岸狩猎，就连抓到一只鸟儿和两只水鼠也没让她好受些。直到他们回营地时，这份怒火也未稍稍消减。

黑掌与莎草涓将猎物放到猎物堆上，豹星在空地边缘坐下。要是冰不化冻怎么办？要是河流一整个秃叶季都被封在冰层下怎么办？这还只是落叶季，她的族猫就已经要面临饥饿了。豹星心不在焉地看着小樱草和小矛从面前跑过。小羽和小暴追在他们后面。



“我们抓到你们就把你们吃了!”小暴吱吱叫道。

小樱草和小矛发出假装惊恐的尖叫声，跑得更快了。

豹星胡须抽动。小樱草与小矛现在随时都可以成为学徒。小暴和小羽仍长满了幼崽的绒毛，他们追在足有自己两倍大的同巢伙伴后面，画面滑稽极了。但看着他们玩闹真是一件乐事。

她看着小樱草和小矛转身扑向小暴和小羽，于是追逐变为了打闹。

“你们永远也打不过我们!”小樱草尖声呼叫胜利。

“真正的武士永远都会赢过狐狸心!”小矛与她一唱一和。

豹星咕噜起来。他们不愁猎物，不担心雷族，不为太阳石操心。他们安全又快乐，而她会确保他们的安全与快乐不被打破。

“现在该我们了。”小暴说着从混战中脱出身，坐了起来。他朝小樱草眨眨眼：“这次你们来追我们。”

小羽急切地跳起身：“对！这一次，你们来当雷族，我们来当河族。”

豹星竖起了耳朵。

小樱草露出不忿（fèn）的表情。“但你们俩必须当雷族。”她说道。

“为什么?”小暴眨眼看她。

“因为你们太弱了，根本赢不了战斗。”

小暴皱起眉：“可是在现实生活里，总是雷族成为战斗赢家。”

豹星的呼吸在喉头一哽。总是雷族成为战斗赢家。皮毛下燃起又一阵狂怒。小暴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些话显然是从灰条嘴里传过来的。那叛徒就算走了，他的遗毒依然在危害这个族群。豹星站了起来。她必须和幼崽们好好说说这事。

“豹星。”石毛的声音让她转过了头。

河族副族长停在她身旁，目光焦急。“虎星来了。”他朝通道点点头。影族族长等在那里，雌狐跃与雾脚守在他两侧。

虎星正环顾空地，眼睛闪闪发亮。

豹星蓬开毛发。“把他带到我的巢穴去，”她告诉石毛，“我会在那里与他交谈。”

第七章　搅局者

她等到石毛的脚步声远去，才开了口。他们进入巢穴时从入口垂下的苔藓间穿过，苔藓帘此时仍在微微摇曳，虎星的眼睛便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闪烁。

“你有何贵干？”豹星问。

虎星坐了下来：“来给你送警报。”

豹星浑身一紧：“出什么事了吗？”

“雷族最近在四棵树的山谷里狩猎。”

豹星的皮毛顺着脊背耸动起来。“四棵树是中立领地。任何族群都不该在那里狩猎。”

“也许大火过后，森林里的猎物还没有恢复。”虎星轻声说，“也可能，他们就是想在那里留下自己的标记。”

“我们应该向他们发难吗？”

“那要看你的想法了。”虎星将尾巴盖在脚掌上，“我想，你或许会考虑也把自己的巡逻队派到那里去。”

“我为什么要派巡逻队去四棵树？”

“河流结了冰，你们又没能夺回太阳石——”

他是专程来提醒我的败绩的吗？豹星打断了他。“我不需要任何建议。”她厉声道。

虎星颔首表示歉意：“我只想作为盟友提供帮助。请原谅我。”

豹星蓬开毛发。“你会对雷族发难吗？”她问。

“我不认为影族的实力足以独自挑战他们。”虎星看似无辜地睁圆眼睛。他在暗示自己希望得到河族帮助吗？他接着说道：“何况我们自己的边界内猎物充裕。我更担心的是你。毕竟你们与雷族相邻接，这件事或许会升级为冲突。只需要一名武士追着猎物意外闯过气味界线……”他顿了顿，“猎物可不管什

么边界不边界的。”

“他们目前尚未越界。”豹星不动声色地说道。虎星在试图告诉她某些东西，但她还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们越界了，”虎星肯定地说道，“影族会支持你。当然，如果也许你……”他欲言又止。

豹星俯身向前。

“如果你想跨越他们的边界，影族也不会多话。”

“你想让我去偷猎雷族的猎物？”

“我想让你知道，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会得到影族的支持。”虎星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豹星眯缝起双眼。虎星似乎在怂恿她去招惹雷族。这是他在族群间搅局的办法吗——掀起战争？

“想象一下，你我勠（lù）力同心，我们能变得多么强大。”虎星轻声道。

“但我们已经是盟友了。”

“我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虎星轻声说，“想象一下，不再有四个为边界争斗不休的族群，而是只剩下两个。”

豹星愣住了：“但自古以来就有四个族群。”

“为什么？”

“因为这是星族的决定。”

“星族那里可不存在四个族群。”虎星指出，“那为什么星族是一套规矩，我们又是另一套规矩呢？你认为星族会喜欢看到我们为了边界和猎物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吵个没完吗？”

“当然不会！”豹星竖起了皮毛。虎星的言下之意可是会危及武士守则的。那将违背她从小到大相信的一切。可是，更少的族群就意味着更少的边界，也就是更多的猎物。河族不会一碰上河流结冰或发洪水就挨饿了。她将这个念头甩开。不，这太鼠脑子了！“雷族绝不会赞成的，”她说道，“而风族只能在荒原上狩猎。他们根本不懂怎么抓森林里的猎物。”

虎星两眼炯炯。“谁说必须要雷族或风族同意了？”他说道，“我对那些追兔子的和宠物猫都没兴趣。我想与之共事的对象是你。我们理念相同，都懂得

往长远看，而不是受限于过去的条条框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族群，只属于真正的武士。”

豹星心跳加速。一个由真正的武士组成的族群可以雄踞整座森林。她可以将太阳石从雷族掌中夺回来。她可以随时有需要，就去荒原上狩猎。

虎星倾身挨近，呼出温暖的吐息，豹星能嗅到其中老鼠的麝（shè）香味。“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变革。这就是我们让族群迎来前所未有之强大的途径。”

豹星注视着虎星。两个族群。这可能吗？

豹星打了个激灵。当然不可能！河族就是河族，无论生存有多么艰难，她都无法想象自己放弃河族的独立地位，成为另一个族群的一部分。“不了。”她扬起口鼻，“我们可以做盟友。但其他的就算了。”

虎星凝视她片刻，仿佛在等待她改变想法。最后，虎星站了起来。“我大失所望。”他说道，“但也许你说得对。族群何苦追求变革呢？河族就这样也挺好。”他转过身往出口走去。“祝你好运，能喂饱你的族群。”虎星的尾巴从豹星口鼻上扫过，随后他用鼻头挑开苔藓帘钻出了巢穴。

虎星被惹恼了。可豹星仍情不自禁感到内疚的刺痛。她说过自己想要变革，现在虎星来请她帮忙让变革成为现实，她却让对方碰了一鼻子灰。他的计划果真如此不可理喻吗？毕竟，他只是想让他的武士饱足无忧。合并族群能是满足一切需求的办法吗？



河族的水战绝技



嗨，小两脚兽！我们又见面了。河族武士创造了几种在水中战斗的独家技巧，为了保守这些水战机密，我们所有的训练都在领地内部的溪流边进行，从而避开其他族群的视线。

你想不想知道我们有哪些招式？让我来带你见识一下。

二重前掌拍

向敌猫的脸上泼溅水花。

水下突袭

以蹲姿潜伏在水中，在敌猫接近时突然跃起，出其不意地撞倒他们。

甩尾泼溅

把水珠弹进敌猫的眼睛，使他们暂时失去视力。

水下擒抱

武士利用自身的体重将对手按在水下，并牢牢抓住对手，这样他就既能拖着敌猫浮上水面换气，又能立即把他们重新按回原处。

水下扫堂腿

武士用前腿或后腿在水下向敌猫发起攻击，使对方在跌倒之前没有丝毫做出准备的机会。

反复下压

其他族群的猫在沉入水下时都会惊慌失措，只有河族猫懂得如何在水中憋气。这个动作是一决胜负的保障，因为对手极有可能在被压入水下后投降。



继《猫武士》和《狗武士》后，艾琳·亨特创作的又一部动物奇幻小说。首部曲讲述了四只小熊：小黑熊露莎、小白熊卡莉克、小棕熊塔克罗及会变身的小熊乌朱瑞克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开启了一段奇妙旅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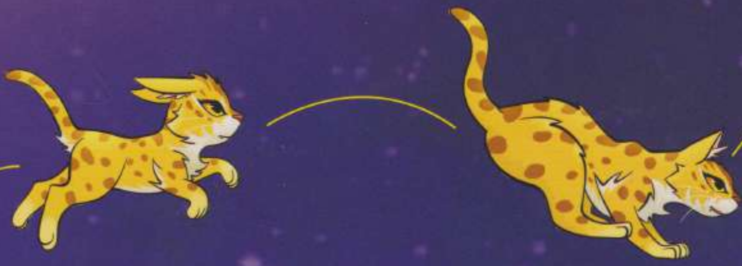
在《熊武士》里，作者延续了《猫武士》和《狗武士》一贯的环保主题，即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展开的各种行为给自然界的生物带来了生存危机。在这套书里，读者会对此有更深切的直观感受。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29

下集预告

河流结起了冰，捕鱼变得十分困难。为了族猫能够饱足无忧，豹星同意了虎星的提议，决定共同联合组成虎族。蓄谋已久的虎星借此机会扩张自己的权力，他堆起骨山作为召开族群大会的集合地，邀请血族族长长鞭加入联盟，囚禁河族副族长石毛。如今，河族的处境又开始变得十分被动……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邮发代号：80-403

ISBN 978-7-5148-9174-4

9 787514 891744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总社旗舰店